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富 原

(四)

亞丹斯密著
嚴復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富 原

(四)

著 密 斯 丹 亞
譯 復 激

著 名 界 世 譯 侯

原富

部丙 篇一

論進富自然之序

夫有化之民。其邑野爲通者。自然之勢也。淺者以物爲市易。進則泉幣鈔楮用。而野之物材穀畜通邑。邑之所製造轉運者通野。夫邑非生物之地也。故其食與材皆本野而後有。雖然。謂邑資於野而野損則不可。其事兩利而俱生。蓋猶分功相用之一端。各脩其業。而有交養之效焉。野出其所產以求百貨於邑。其所得者。使自供之。其勞費將不止於所出者。況邑之所貿而去者。皆野之所餘乎。故邑之戶口愈稠。積畜愈富。則野之收利愈多。而其市亦愈廣。背郭二三里之所出。其得價與來自百里者同科。而遠者轉輸加煩。其出入均不能無所費。使二者之贏率平。則近者大進矣。觀二者之異。則知凡有近邑與之爲通者。皆野之厚利也。論交易之短長益損者多矣。至於邑野之互通。從未聞有云其或損者也。

前謂民生之事。有需有饒。方其有求。先需後饒。自然之理。野之所產多需者。邑之所致多饒者。故一國之進也。必野實而後邑供。而邑之所供。必皆野之所餘。衍而波及者。然則邑之虛實。視其野之所餘以爲量矣。顧有時不然。則其邑之所取供。必從他道遠方。而不必盡由其野。此雖不足以亂吾例。而古今諸國。邑野進富之不同事。往往由之。

由是而知國之進富。所以不齊者。大抵生於人事。而不出於自然。使其悉出自然。則其富之次第。必野先而邑後。野未盡闢。邑無由實也。且民之擇業也。使贏利維均。將樂農業而工商次之。蓋彼斥其所積累者。以爲母財。在農其事爲耳目之所及。無風波之險。少變詐之虞。其收利之可恃。比之遠通商旅。常與不可知而難信之民伍者。相去遠矣。有所治闢。所費之財。土壤受之。不猝失也。況夫田疇之景物。心神之安帖。倉廩旣盈。百求無缺。苟其國無催科厲農之政。則耕稼之事。人生之樂。無逾於此。吾意天生斯民。意若使之治地。以自養者。故其好農。出天性也。

然耕矣。而必有待於工。否則其業煩而屢作輟。若冶。若梓。若輪人。若爲耜。若圻者。若石工。若甃人。若爲屨。皆農者之所仰也。而諸工又自相待焉。故其處也。自然爲羣。而市邑以立。市旣立矣。而屠釀餅師與

他賈者附。附則其邑日大。故邑野者。相爲養者也。野之所乏。必求諸邑。邑與野易。得其食材。其得之數。視所通於野者以爲率。其通之數。又視野之農功優劣以爲率。使人事不僂於其間。凡一羣之生。市邑之繁庶。必以野之治否爲高下者。殆不可易矣。

如美新關。地餘於農。則其地有工賈而無商。大抵皆地著矣。諸工勤動經年。家有饒積。則相率治地。未嘗求恢其業廣其市也。故其民多由工而農。雖厚糶優利不顧也。彼之意以謂工利雖厚。然待售而後得食。至於農則業之卽以得食。有主傭之分焉。故勸爲之如此。

國之民餘於地者則不然。地狹而欲得者多。則田價異。故工之有積儲者。多務恢其業而廣其市。始於鐵工。終於大冶。始於手織。終於以機。一人爲師。僮指仟佰。蓋比比矣。其分功也益密。其用器也益精。時至則樊然興。不待煩言也。

民之斥母而擇業也。農先而工次。地之旣盡。則工先而商次。此其所以然之故。蓋同。贏利旣等。財用之於農工者。耳目可及。而察防易周。故常擇此而舍彼也。獨至地產充物。民用有餘。則不得不通於遠方。以易其所欲得者矣。且國之商業旣興。而餘衍者有所注而不棄地。則用本羣之母者固佳。卽不然。而

用他羣之母者亦甚善也。蓋使民之積畜未充。而野有餘地。工有餘業。則藉他羣之母。以通溢貨。而本羣之力。得專用於農工二業之尤重者。固亦此羣之大利也。由此故古者若埃及若印度若支那。皆國無通商。而其民大富。曰無通商者。非無通商也。他人爲通。用者非其羣之母本耳。使北美西印之民。不專其財於地著之業。而分用於轉輸。吾恐其致富之機。不能如是之速也。

是故民羣既合。其進富必有自然之序。首曰農。次曰工。又次乃商賈。此國而如是者也。賦畝易而後爐冶張。金木攻而後舟車運。先本後末。大體然矣。顧此自歐洲之事而觀之。若相反者。每有通商日隆。其地之大工以起。制作日盛。其野之溝塍以脩。察其始之致然。固皆由於治制。繼則治制已改。而舊俗仍存。以一時人事。遂矯物理之自然。又可得而論也。

案威克非曰。分功之局。與易事之局。本相對待。故農工商三業。皆有相因之機。不得謂此順而彼逆也。卽在北美新地。亦有邑集既創。而後近野以闢者。要之二者之事。皆出自然。不見所謂矯致者。此其言甚辨。竊謂中土今日變局。將以鐵軌通達。爲之大因。鐵軌所經既定之後。農工商三業。循軌繞驛而興。不及十稔。而天下之都會形勢重輕。徧地異矣。至於道通而民之動者日衆。耳目所觸。日以

殊前。其智慮云爲。不得不從之。而亦變。此不待甚智之士而後能決也。及今閒暇。不早爲之所。至其時。猶欲循舊爲治。強方鑿而函員柄。其不大亂而敗者。不其寡歟。鐵軌既不能不開。則變法之事。不期自至。智者先事以爲防。則無往而不福。闇者時至而不及爲。將終蒙其大殃。天不爲不裘者不寒。地不爲不舟者不水。惠吉逆凶。如是而已。法之變不變。豈吾人之所能爲哉。

篇一

論羅馬解紐歐洲厲農之政

自日耳曼與斯吉地亞兩種人擾羅馬西部。政墮羣亂。搶攘者蓋數百年。民不安生。而邑野之業皆廢。方羅馬治隆。西部最爲庶富。他日城邑空虛。田疇荆杞。其國殘民貧亦極。尙豪篡奪。悉籍其地以自封。地盡新主。而耕者至稀。一省之地。動數百千里。各務廣土爲大而已。

案羅馬舊民主治。至沃古斯達而極盛。東界亞洲之波斯。北抵達牛河。循鄂林河。左轉達北海。而英法皆隸之。西盡大西洋。南逾地中海。而苞加達、埃及、號羅馬帝國焉。蓋沃古斯達挾戰勝之威。遂改

民主稱帝制也。盛極而衰。羅馬之日紛自此始。日耳曼者。始於亞洲之安息。與印度、波斯。同爲阿利安種。夏周之間西徙。據今德意志、那威、瑞典諸國地。於羅馬爲北陲。羅馬解紐。日耳曼種人之力最多。而其沾被羅馬之教化亦最深也。斯吉地亞者。游牧種民。當春秋時。居葱嶺以西。今波斯地。後乃西徙。據芬蘭、波蘭、俄羅斯諸部。至漢、與亞之波斯。同爲羅馬東陲之勁敵。蓋終羅馬之世。千數百年之間。所不爲羅馬并兼者。日耳曼、斯吉地亞、波斯三者而已。至於蕭梁之代。則峨特爲日耳曼之別種。而土耳其爲斯吉地亞之餘裔。彼角其西。此倚其東。而羅馬東西兩帝國。遂化爲今日歐洲之形勢。此其大略也。又有渾諾者。其王名阿諦刺。父蒙朮。於劉宋永初元嘉之間。入歐絕達牛河以西。所向風靡。斯吉地亞、日耳曼二種人。皆伏之。當是時。幾霸歐洲。西紀言其爲匈奴遺孽。爲中國所逐。而西竄。其言或有考耶。

豪酋廣地自封。羣之大害也。顧其勢亦暫耳。分建子弟。封錫功臣。則始之全而大者。繼且析而小矣。惟其國有大宗傳長之制。與用斷分律者。乃歷久無散耳。今夫以地相傳。或析或不析者。是亦有故。蓋使視地爲財產之大物。子孫居食用享所必資。則法宜降而遞析。使累葉以往。無畸貧偏富之憂。蓋子孫

自父祖視之。其用享無差等也。往者羅馬嘗用此法矣。其地之相傳也。不以長幼男女爲別異。平均爲分。與他財物同。獨至其人視地。不僅爲衣食用享之資。而爲權力強弱之所繫者。則其法宜完而守之。以專歸於一人。蓋時方據亂。人而有地。勢均王侯。封內之民。皆其臣庶。有訟獄則爲之理。有戰爭則爲之將。禮俗彼則制之。賦稅彼則收之。至於外交之事。有時而侵其鄰。封。有時而抗其共主。縱橫合散。惟所欲爲。是故有封域之限。而民居其中。安危之機。存乎幅員之大小。析則敗矣。於是乎有大宗傳長之制焉。此其意與國君傳業之事。豈二致哉。蓋時貧富則地可以析。計強弱則國不可分。不可分則有所專歸。專歸矣。則得不得之爲異。鉅。必有一定至明之制。而後可以泯爭也。在子則擇男。在男則擇長。而其人。之勇怯。賢不肖。智慧。所關於家國者甚重。轉無有論焉者。無他。凡以別嫌明微。慮爭之難定故也。此大宗傳長之意也。

法之旣行也。往往法之所爲立者已亡。而其法自若。法之始立。固有所宜。所宜苟亡。斯法爲敝。此久故之國。其中政俗。所由多紙滯。而沮其進境者。蓋也。今夫大宗傳長之制。所以防降弱而杜并兼也。粵在當時。固爲宜法。乃今歐洲之情。則大異矣。一畝之主人。其安固不傾。勢與接陌連阡者。埒。則何爲守大

宗傳長之制而猶用之。顧其制在今雖無裨於強弱。而豪宗大姓。譜牒之尊貴視之。則此制雖更數百年不墜。又可知也。苟舍此而言法意。將見同爲一父母之所生。徒以先後之差。必富其一人。使餘子孤露流離。無一畝之宮以自庇。長驕奢。損志業。起不平。皆此制階之厲矣。

案世家土田。大宗傳長。英國至今尙爾。其所謂斷分律者。亦造於諾曼威廉并英之日。豪儉以地予人。爲之約曰。地畀某甲與其親子。甲無子若子死者。地歸舊主人。然此律滋疑議甚衆。法家以謂子地者已明言地畀某甲與其親子矣。必甲無子若子死而後歸之舊主人。則當其有子而未死。地固明明屬甲而爲之主人矣。爲之主人。則可以售。可因有罪而沒官。可以租。可以質也。於是此律名存而實則幾廢。繼而國中有地者害之。乃申之曰。約之所畀。必甲與子。則其業固不可以外移。於是其律又復。而後之法家。又以術調停之。分所畀者爲基幕。幕屬甲。名曰斷分。基屬子者。名曰復業。其膠葛不通乃愈甚矣。

卽如斷分律。亦緣大宗傳長之制而起。察其意。皆不過欲全有其地。而禁其業之外分。恐後世子孫。性質闇愚。抑遭逢不幸。而有分裂土田。賜予售致之事。乃設爲禁防如此。凡此皆羅馬舊制之所無。法蘭

西言律之家。好以羅馬舊律傳會今制。以謂羅馬律某某條。卽今之斷分律。雖然。非其實也。

今使其地爲食采受封。收其租賦。治其人民。則既有所受之矣。固不得私以售人。則斷分律之用宜也。此亦如歐洲各國之立國盟約然。所以止有國者一人之輕舉妄爲。而使一國之人受其禍也。獨至今日則法律脩明。凡有地者無間幅員之大小。其所得爲者。惟律是依。其猶用此。使產不可分。乃大謬耳。同爲有地之主。而權力之所得施於地者。子孫之與父祖。何以不同。時各有所宜。宜各有所制。而必令生今之世者。其立產食毛之事。一受制於五百年以往之人。斯已悖爾。察歐洲諸國。其猶守斷分之律者。大抵皆重門第。高名厚實。軍國大柄。歸於食租衣稅之家。舍此雖有才賢。莫由自拔也。夫同爲齊民。此生而貴。彼常爲賤。已不平而非天理矣。又慮其貧。使必不勞而食。又何說耶。吾英他律。嘗惡世業世祿之政。而立禁防矣。獨至斷分。則與他國相若。蘇格蘭地畝。參國之一。皆制於斷分律而不可析售者也。

不可通。不可析。完而守之。終於世世。則其地亘古荒蕪宜耳。有廣地者。絕少知田殖壤之家。溯其業所由來。率本據亂紛爭之世。豪暴者力征。佞幸者恩澤。以有此分地焉。其肇有之也。弱則煩於守禦。強則

持其空乏者。礦也。今夫一國之泉幣。其由盈趣虛。固不若食材貨三者之易索爾。然而摩毀銷澁。與散而之外國者。歲不足而紀有餘。使不得礦之所產者以持之。經數十年。所謂圖法者。將掃地無餘。抑泯泯大亂矣。則其有待於地產之供。雖未若三者之亟亟。而亦不可緩也。

田礦澤三者之所與。皆待母財而後殖。常住循環。二者不可偏廢。至於課其所收。則不僅復其母財。益以贏利而已。一羣之民。皆有利焉。是故工者一歲之所食。農者爲復其糶。農者摩斲之所損。工者爲復其器。此羣民交易之真道也。至農載其所割穫者。工取其所作治者。以會於日中之市。猶其淺顯者耳。治化既蒸。交易之事。日頤以繁。而理則不渝於其朔。故樹畜之民。不必以其五穀牛羊。與布帛陶冶之家爲易也。是之拙滯。得易中之用而已。祛。至分願各得之餘。其效與初民之日中爲市者正等。其究也。庶績百工。皆相爲用。田之所出。有以復礦澤所耗之母財。菽粟之登。有以出魚於海。牛羊之利。有以采金於山。展轉相生。有不可以數計者。大抵田礦水澤之利。其肥磽相若者。所產視斥母之廣狹。母財之廣狹等者。所產以肥磽爲差。此則可知者也。

國上無矯虔。下莫侵欺。則民有固志。而貨殖利興。積貯之家。或出之以厚今日之奉。或役之以冀他日。

之贏。爲其前歟。則卽享卽用之支費也。爲其後歟。則循環常住之母財也。循環。渙以求贏者也。常住。萃以求贏者也。是三者。有財所莫能外也。夫使其國之政理平。刑罰中。家承儲畜。鄰可相通。三者之中。不一由焉。則敝民不惠者爾。不足算也。

若夫化淺治衰。國無兵刑。內有暴君。外有強寇。丁此者天下至不幸之民也。假有私財。往往掩瘞覆藏。以爲隱固。國而如此。雖富猶貧。家而如此。雖豐猶嗇。往者分土據亂之時。英法之民。亦多行此。而今之土耳其印度。泊泰東窳國。此風尙存。則積貯之體聲。蓋藏之外道。吾聞中古大國名王。不知取藏錙以益私財爲可恥。遇有瘞蕪畜聚。經發覆而莫徵誰屬者。見金之人。藏地之主。法皆不得名其財。必獻國主。此當日法家所目爲絕重之一事。而著之令甲者也。金銀礦產同此。獨至銅鉛鐵錫硝煤磺丹。又以不足貴重之故。聽民自取。此皆稗政荒俗之尤。烏足論哉。烏足論哉。

篇一

論泉幣

前之釋物價也。謂合租庸息三物而成之。市中諸物價。合三者其常。合二者其變。卽無所合而止一者。亦間有之。合二則無租。僅一則純庸。物價之所還。不能外前三物者。不租不庸。則爲具母者所得之贏利矣。以一物言之如此。物物言之如此。則通國一歲所出之物盡如此。故國中歲產。其價不離三物。而分利之衆。亦不外有地之主。勞力之氓。與廢居逐利者之家。

通國歲產。其利分三民矣。顧常俗之計利入也。有總實之異。故租有總租。有實租。贏有總贏。有實贏。總租何。凡田主所受於佃者之全數也。實租何。經營之所費。培耆之所需。與一切爲田而用者。則減之。減而有餘。實歸田主。而惟其所欲爲。爲母財可。爲支費可。保持用享。凡几筵之宴設。車馬之雍容。泊夫潤屋施身。娛愛遣日之事。皆得爲之。故田主之富厚。於實租有比例。於總租無比例也。（實租實贏常俗所謂淨租淨贏）。

田主如是。餘民亦然。民財如是。國殖亦然。國殖非他。民財之合者爾。是故論國財之進退也。不得徒卽地之所出。民之所登。凡一歲之總殖而計之。欲等國財。必計實殖。謂實殖。國之歲進。以補苴通國常住循環二母而外。而尙有餘。得儲之以爲支費。卽用卽享。飲食藻飾。戲豫馳驅。奢而無損。蔑不可者。夫此

之謂實殖。故一國之富厚。於實殖有比例。於總殖無比例也。

國有常住母財。然必繕完而後常住。械器舍宇舟車道路之歲修。待材與功而後舉。是材與功非實殖也。其間作者所受之庸錢。則爲實殖。彼固受之以卽享卽用者也。百工所治。成物受價。價歸之己。物歸之人。二者皆所以卽用卽享。則異於繕完常住者。而爲國中實殖之屬。惟實殖廣。而後國富增。

故所以保持常住者。誠有損於實殖。而不保常住。實殖又無從增。田廣狹瘠沃均。其一有倉廩樊圩溝塍徑陌之用。其一蕩然無有。抑有之而圯廢不治。則田作之手指雖同。而彼之所收逸而多。此之所收勞且少。無疑義也。工之多寡巧拙均。其一得新機之用。其一無之。則有之者之所出。將仟伯於無之者。又無疑義也。是故常住之用。得其術則所費者微。所益者鉅。計其所益。彼保持之費。有不足言者矣。而論者猶以保持常住者爲糜財可乎。雖然。以是爲糜財固不可。而卽謂之曰實殖。則又自亂其例而不可通矣。向使無保持常住之費。則是歲國民之支費。將以立舒。以今之有是。其勢不能無節。而富厚之樂坐減。故曰不可謂爲實殖也。由是而知。一機器出。其致物成事之效均。而價廉費省者。則其有益生民甚鉅。蓋由是則保持常住之費輕。而實殖以進。進者不用之於支費。則歸之於循環。用之支費。民

生日休。歸之循環。後利彌廣。一廠之內。前者機器之費。歲必千鎊。後得新機。降爲五百。則所餘之五百鎊。將以增收物材。多養匠指。此其爲一羣之利。不顯然易明者耶。

國中保持常住母財之經費。無異私家田宅之有歲澆歲修。蓋有歲澆歲修。而後田宅之利可久。而總實二租。皆不至於坐耗。然有時以措注得宜。能使澆修之費大減。而功效同前。則主家總租。雖不必有所增。而實租則必大過往日矣。

所以保持常住母財者。必不得闖入一國實殖爲計。而所以保持循環母財者。又與所以爲常住者不同。蓋循環母財。不離四物。泉幣其一。而農工商之所歲殖者其三。農工商之所歲殖。有時化爲常住。轉爲支費。爲支費者。皆實殖也。是故凡以增益農工商歲殖者。皆與一國之實殖無所減。惟轉爲常住者。於實殖乃有減也。

由此言之。通國循環之母。與私家循環之母異。私家實利。必卽其贏而計之。不得指循環之母以爲之也。至於通國。雖要爲私家循環之積。然通而言之。固無礙其爲一國之實殖。賈者行店之所居。必不得視爲其家之實利。可以爲卽享卽用之資。而自通國言之。則皆斯民之所用享。取者復母加贏爲價。於

售者固無損也。

是故增益保持。欲國中循環母財之常足者。獨泉幣一端。乃於國之實殖有所損。蓋泉幣爲物。雖循環母財之一端。實則與常住母財有極相似者。此可分爲三事而言之。

一曰其營造保持之費。有損於國之實殖同也。三民之家。期於致物阜財。於是有機器之設。有善事之資。是固不可以徒得而恆有也。待財以立之。待財以久之。而其費皆由總殖。則實殖以之坐減。泉幣亦然。始之鼓造。繼之彌補。皆仰度支。而歲殖乃因之而見少。三品之金。爐冶之作。其勞力糜財。非以使其民所卽享卽用飲食燕樂之物蕃也。乃以爲交易便事之大器。有之而後國之歲殖。得以倭散焉。得以流轉焉。而於國之實殖。則有損矣。

二曰綜一國之歲殖。則泉幣常住二者皆不得闖入歲計也。蓋泉幣者通財之輪轂。而大異於所通之財。故綜歲計者。既會百產而得其總數矣。必勿闖入通行泉幣之數。而後得之。無角尖之微。而可謂爲歲殖者也。夫曰泉幣非財。而綜國歲殖。必去此而後得其真。此正言若反。而世俗未有不大大訝者也。雖然何訝。名實之淆。致有此耳。苟析而云乎。則婦孺可以解。今夫世俗之名財。而舉一數也。有專指絕然

而黃。卉然而白。有輪郭文重者而言之。此意主於泉幣者也。有其意不盡主於泉幣。而兼及於其所具之易權。與其人所得取精緻物者而言之。此意主於權力者也。今假有云英倫全國通行泉幣爲十八兆鎊。此則專指三品見錢。爲國中所行用者。假有云某甲歲入千鎊若萬鎊。此不僅專指其每歲所收之金銀銅幣已也。意乃在其備物致用之權力。何則。彼之所收。雖無角尖之金銀銅。而其備物致用之權將自若。故知常法名財之頃。名雖稱泉幣之多寡。而意實存於權力之間。而其人貧富之差。卽以此權之大小爲異。又如人稱某甲旬月之俸爲一幾尼。意乃謂彼有此幾尼。則舖餽揄曳之量。如其所易。必不云彼有此一枚替爾之金。遂可爲飽煖也。設異日者。彼之支俸。不以金銀而以楮契。則前之所受者在金爲金。將今日之所受在楮爲楮乎。苟知今之以楮。在楮之所易。則前之以金。亦在金之所易矣。夫金楮同物。皆以約行。苟無可易則皆成棄。此一人之俸然。通國之俸亦莫不然。其富有之實。皆不在幣。而在其所與易者。旣爲國富之所不存。斯爲歲殖之所不計。又有進者。一國之泉幣。常遠遜其中所有之實財。一枚之幣。今日用之以稟甲。明日將用之以稟乙。又日將更用之以稟丙。同物也。而所代者奚啻於三幣不虛行。將必有其所與轉者。然則知國幣一而國殖恆數倍之不啻矣。前云英幣十八兆。

而吾英國殖之不囿於此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故曰泉幣者通財之輪轂。可謂爲母財之一宗。不可指爲一國之經入。雖其用至重。民必得此而後利有所倭散。貨有所流轉。民以各得其分焉。而狃者遂並此以爲國財。斷斷乎不可也。

案一千八百六十八年。計學家耶方斯統核英三島國幣。金八十兆鎊。銀十四兆鎊。銅一兆鎊。共九十五兆。爲在民間流行之數。而官庫銀行積貯。又十五兆鎊。則統一百一十兆也。一千八百五十六年。英國國幣。不過七十五兆鎊。十三年所進如此。遞年所增。不在二兆以下也。

三曰苟營造保持之費可省。而適用維均。則於國財有大益。此泉幣之爲物。所與常住母財。又極相似者也。前論常住母財也。曰一機器出。其致物成事之效均。而價廉費省者。則其有益生民甚鉅。故國家於泉幣。能使事效均。而營造保持之費大省者。則其國之實殖。亦將緣是而加進。二者之理同也。蓋國中常住母財。歲不能無耗損。所以修葺繕完。俾常及事者。在一國歲費。常爲大宗。而致減於實殖甚鉅。廢居逐利。母財之用。不出二塗。非其循環。則爲常住。後消而前長者。自然之勢也。故苟有術焉。能使所以保持常住者。因之以約。則飼傭購材之母。將以日增。生業以之益進。民生以之益舒。其歲殖焉有

不大進者乎。常住如是。泉幣亦然。故吾將繼今而論鈔法。

鈔法者何。國有泉幣矣。乃置三品之金而代之以楮。所代之數。如其所欲名。其爲物之於泉幣也。營造之奢儉相遠。而易挾過之。通財輪轂。得此而益便益輕。而營造保持二者之費皆省。此其流轉之情。而於國殖相關之理。奧頤繁衍。所未易猝言者也。

鈔之名品繁殊。而鈔商所行者爲最著。其用亦最宏。鈔商起於私家。設其人財產之豐。然諾之信。與其理財之智。爲一時人之所倚任。則可造印剖符。周流無滯。與制幣均。然其所以利行者。以可立轉金銀制幣。如所名之數故耳。

設一鈔業。其行鈔貸商。至十萬鎊之數。此十萬鎊者。爲用與制幣均。資者按期納子。亦與見財無異。則行鈔者之贏得也。雖所發之鈔。不必盡行。然使立業日久。而爲人所倚信漸深。終必有大分焉。常在市闌流轉。常法出鈔萬者。儲二千以應不時之需。已足周事。如是則自國中行鈔。其見財常以二千收一萬之用。舉凡懋遷挹注之事。貨物之所以銷。屯聚之所以散。用鈔尤便。國之見財一。其爲用恆五。此用鈔之實形也。

又使其國之制幣。所仰以周事者。得百萬而已足。繼而鈔業羣興。其行鈔亦百萬而止。分儲二十萬以應不時之需。是則其國所流轉者。通百八十萬。其八十萬爲見財。而百萬爲楮幣矣。顧國之歲產。又不以楮幣驟多之故。與之俱增。農工商之業。既均乎前。則其勢必用其百萬。而餘其八十萬。國之用幣也。若渠之仰水然。渠之深廣同初。而灌者之流乍長。其勢有溢而旁流而已。今者以百萬之渠。受百八十萬之注。是八十萬之不虧。固其所已。雖然。不虧矣。謂必置其財於無用。則其勢不能。不用之於國中。且用之於國外。國外楮幣不能行也。一則以支取之無從。再則以國律之不及。故不受也。其究也將楮幣處而見財行。自然之勢也。

百萬之鈔。行於國中。八十萬之真幣。行於國外。其外溢之多如此。雖然。財之外溢。豈徒然哉。以償兵費。以輸貢獻。非所論已。舍二之餘。必有所易。有易之以轉輸他邦。求贏利者。有易之以自銷本國。贍民用者。如前之所爲。則貨轉他邦。利歸本國。其實殖必進。與斥新本以興新業者同科。故鈔行國中。則見財爲新本於國外。而民業闕矣。如後之所爲。其事有二。或以養惰民之欲。若菸酒。若綺繡。致耗物力。而靡所更生。或以給勞民之求。庀財用。峙餼糧。物不虛糜。而後利彌廣。前之所爲。縱侈增華。耗而不生。國財

坐消損之事也。後之所爲。獎勸勸功。耗財所以生財。而實殖歲進。益之事也。雖然。利用厚生。民之恆性。侈靡耗財之子。國而有之。而規後利以求有餘。則人樂自致者也。故楮幣既行。見財外轉。其互市致物。雖有損益之二塗。而自事實求之。則益者常過其損者。而其國莫不因之致富也。或謂金出於地產而有限。鈔行以人意而無窮。故行鈔之家。但使可通。雖無實可以坐富。此以一二家言。則或有之。至以一國之民言之。行鈔於見財之數。無毫末之增也。故國中惰侈之家。不以鈔故而歲入驟進。歲入不進。則耗而不生之外貨。來者亦不能多。故鈔行而見財外轉。其有造於勞民者至優。其附益於惰民者蓋寡。是與前說有互相發明者矣。

由斯而言。吾謂綜計歲殖。必勿闕入泉幣者。愈可見矣。蓋勞民勸功。視國中循環之母。夫循環之母四物。泉幣與農工商三民之所興。而民功所必待者。坏樸之材也。善事之器也。稱事之餼廩也。彼泉幣既非坏樸之材。又非善事之器。雖餼廩常以泉幣行。顧勞民之所以贍口體周家室者。非泉幣之能爲。而在泉幣之所與易者。使國空虛而莫與易。則泉幣固不可衣不可食者也。曷足貴乎。是故計一國養民之實。綜糧食物材成貨三者。而不計泉幣也。

既具母財。欲計所興民功之多寡。視所贍工民之數而可知。夫贍工民云者。畀之物材也。周之器用也。頒之餼廩也。吾非不知易中既行之後。是三者皆可以泉幣而得之。則計三物不如計泉幣之爲徑也。雖然。欲綜國功。計三物可。計泉幣可。已計三物。更計泉幣。必不可也。況言國財宜求之於其質。則計泉幣固不若計三物者之近真也。

是故鈔制善。則惠工之政莫大焉。蓋鈔行將使贍工之三物驟增。其所增之數。如所代三品制幣之數。鈔之未行也。是三品者。固國中通財之輪轂也。民用方殷。末由外溢。鈔之既行。三品外溢。所以致贍工之三物於國外。卽以阜循環之母財於國中。昔爲制幣。所以轉物。今成母財。所以惠工。此其事猶唐肆大廠之中。主人以用新機。費約於舊。卽用所約。以爲雇工購材之資。而業以益闕。工以益贍。此又泉幣爲物。與常住母財同體之一義也。

每欲衡國中泉幣。與歲殖之較率。而苦於難知。或曰國幣一者歲殖五。或曰國幣一者歲殖十。或曰幣得國財二十之一矣。或曰三十之一矣。其逕庭如是。雖然。國幣與歲殖衡。其較率恆小。而以與贍工之母財衡。其較率恆大。何則。通國之歲殖。所區以贍工者。常居其小分故也。故楮幣既行。則見財之留例。

由五而之一。設取其所餘五之四者。爲物材器用餼廩之資。則其所以惠養勞民者甚鉅。而國中地利人力之所出。必緣是而大進也。

案歲殖爲每歲通國之所產。計學家耶方斯嘗核之云。英三島國幣。於其歲殖。在六七或八之一分。不能遠過也。

凡此所云。夫豈待遠求而後有以佐吾說乎。蓋卽蘇格蘭葛爾之區。可以見矣。輓近二三十載。蘇格蘭版克林起。都邑墟集。往往有之。其著效於吾蘇之民則一。國中貿易略大者。皆以楮行。而銀不概見。見者獨小小相兌餘耳。至於黃金則更少。雖諸家版克經營生業。良楛參淆。不盡可信。致議院爲著特令。以杜姦欺。然總大效。其有賴於國計民依甚溥。嘗聞吾蘇故老言。格拉斯高自版克肇行。楮幣通流。十有五年。生計自倍。又額丁白拉自兩版克立。蘇格蘭全境工商之業。四於厥初。兩版克者。一蘇格蘭版克。以議院特令立於一千六百九十五年者也。一曰賴耶版克。（賴耶本梵語譯言王家。）以王命冊書立於一千七百二十七年者也。其爲時之暫若此。而民業之致盛若彼。此其言之可信與否。固未易云。籍其信然。其事或不盡由於版克。天運人事。民俗教化。實兼爲之。顧此三十年中。蘇之國富民勤。隆

隆然如朝暉方升。不可抑遏。而版克之立。爲大有造於茲土。則雖欲勿信而不能也。

一千七百七年。英之南北尙未合并。蘇格蘭令民間銀幣。輸局更鑄。其據冊可覆案者。計四十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七鎊十先令九便士。金錢以不繳故無可稽。然據舊藉覈之。所歲造者。值不下銀錢也。或謂英蘇未合之先。蘇之制幣。通轉民間者。不減一兆。其言近信。蓋下令收錢幣更造時。民或不信。未盡輸局。而英幣潛行國中者亦多。所不計也。當是時。民間所用易中。多三品制幣。而楮幣絕少。此由蘇格蘭版克初立。行鈔未啗故耳。至今觀之。則蘇格蘭錢鈔並行。統計不下二兆之值。而三品制幣。不過四分之一。其餘則皆鈔矣。此雖見財降少。而物產民業。則反是而增。可以知其故矣。

版克經營之業。以收買期約。發行楮幣二者爲大宗。而其事有相得之用。則倍稱之息以舉。收買期約者。假如甲乙二商。甲取乙貨。約三月若半年付價。立券與乙。名曰毗勒（此名交易單亦曰期票）。乙不俟期熟。以券與版克易見錢。版克則受券。以券所名之數。付乙。而逆計此時至期。其應收之子錢減之名曰豫息。顧此所與者。雖名見錢。實非見也。特本業楮幣已耳。他日期屆。版克持毗勒向甲索償。如約收全數。如是。彼版克以財貸商而收其息。一也。豫息坐減。出母前少。而計息後多。二也。所付者乃本

業之鈔。流轉市廛。取無定期。攜奉既多。可挹之以濟他業。三也。故終而計之。版克所贏。率常過於通行之市息。此鈔業之所以利行。而倍稱之息之所以舉也。

蘇小國。其商業視英。相去恆遠。當兩版克初建時。則尤索落不足道。使以常術行之。則買期既寥。而楮幣之行。抑無由廣。有能者出。乃創賒貸之法。以棊通之。而商民交利。賒貸法者。民欲爲賈而賁版克之財。則覓所謂保誠者二家。定所賁之限。依限出納。而版克職其簿。課其息焉。如版克欲止勿貸。而賁者子母不如約還。則責償於保誠。吾聞此法東西二洲。隨國多有。而吾蘇行之。獨有富民之驗者。則以規約獨周。寬大不苛。民重然諾之故。通商惠工。勵民美俗。國之受利固多矣。而版克之獲利。尤不貲也。

今如有人。與版克約千金爲賒貸。其償法得隨時分納。自以百計。至以十計。勿拘。而版克爲視母課微息。按日爲之。至於子母悉完而止。若更始。自此法行。民皆以此爲最便。而惟恐鈔業之不盛而僥也。則相勸爲之。而樂通其鈔以爲交易。交相勉爲賒貸。交相誠以守約。版克以鈔與商賈。商賈以鈔與工者。以求貨。工者以鈔與農牧。以庀材。農牧以鈔與田主。以完租。田主更以鈔與商賈。以致水土百物。而商賈終以鈔納賒貸之數。通國民業。幾無往而不用鈔焉。一法立其得民多助如是。其業焉有不久大者。

乎。

以有賒貸。故商者得廣其業。而無冒險逐利之憂。今如倫敦額丁白拉二商。具母之多寡正等。額商賒貸。而倫商無之。由是倫商之治業也。篋筭之中。常必有見錢以應所與貿易者不時之求索。今設所儲者爲五百鎊。則未應之頃。常有五百鎊之滯財。其應出之贏利。應養之人工。由是皆少。商而如是。則一國之生計。所損邱山矣。況商之所儲。不僅五百者耶。獨至額商則不然。彼以賒貸之故。有所需而後貸。財應之。財無滯者。盡家之財。皆有息利。盡己之有。皆以養工。而又無爽約愆期之可慮。商而如是。則一國之獲利亦闕矣。或謂英之版克有豫息之事。其便與賒貸等。不知蘇之版克。非不豫息也。豫息之餘。益之以賒貸。故於商業尤利便耳。

案斯密氏所言。大抵皆當時情事。不可以概論今日歐美之商業也。彼云蘇格蘭版克。豫息賒貸。兼而施之。其利商益民。過於英之版克。此其言亦未盡也。蓋版克豫息賒貸之爲。其大旨皆以通鈔。而鈔之通也。近之一閩之市。遠之一國之中。其受鈔之量。皆有定限。不可過也。使昧而過之。則鈔朝出暮歸。於版克毫無毛益。而應支之煩。時有鱗萃靡至之慮。且夫鈔行既有定限如此。則微論通之以

豫息。通之以賒貸。用其一而置其一。抑兩利而俱行之。期於及限而止耳。又何別乎。使其市之受鈔百萬爲量。其行於豫息者既盈此數。雖不爲賒貸。無損。卽欲爲賒貸。不行。故曰其說未盡也。獨其云得賒貸而市無滯財。則不刊之論矣。自版克楮幣之制大興。而其法降美。遂使今之商情。與古大異。古惟斥母多者而後贏利厚。乃今不然。今有甲乙二商。甲多財而乙寡。二人治業。各斥母財十萬。甲之爲母。悉出於家。而乙之爲母。則出於其家者僅二。而出於賒貸者八焉。賒貸之息。值百納五。至於歲終計贏。各萬五千。是甲以十萬出己之財。獲萬五千之利。而乙之母賒貸什八。其息四千。償是之餘。得萬一千。然則甲以十萬贏萬五千。乙以二萬贏萬一千。夫萬五千之於十萬。百得十五之率也。萬一千之於二萬。百得五十有五之率也。疇而較之。乙之贏率。過甲贏率。蓋三倍不啻矣。多財之賈。何必善乎。此則古今商情之大異者也。要之鈔業之利。取通滯財。竊嘗謂滯財之致貧。其害烈於侈靡。昔者之印度。今日之中國。以庶富之國。而有貧乏之形者。害端在此。大之則國家之府庫。官司之度支。小之極於商賈之囊橐。閭閻之蓋藏。蓋無所往而非不生不息之積聚。而至國有興作調發。則又以甚重之息。漏卮於敵國外人。循是爲計。國焉有不大困者乎。輒近十餘年。歐美諸邦。皆有積疊

版克。積纍版克者。其受人寄賄而與之息也。其數極於甚微。其時極於至暫。此所以勸小民之節畜而祛滯財之害。至於錙銖者也。往者小民有財。謂其數微。每不甚惜。則費之於不償之地。自積纍版克興。於是乎民樂畜聚。數稔之後。往往由窮簷而爲中產之家。旣富方穀。風俗漸美。由是觀之。則版克者不徒富國之至術。而教化之行寓之矣。後有君子起而施其政於中國。功不在后稷下也。豈特轉貧弱以爲富強也哉。

夫易事通功之始。貨以易貨已矣。降而後有易中。易中由粗而精。於是乎有三品之圓法。至於行鈔。則以然諾行。而通財輪轂。至精至簡。不可以復加矣。雖然。其爲物取代三品而用者也。三品之行於國中。其量有所止而不過。故代之行者。其數亦不可過量而無窮。蘇格蘭之鈔。最下者名數二十先令。其幣施諸國中。常有定額。大抵以歲中交易所需此數之見財爲量。雖欲過此。所不能也。設不幸造鈔者不審其然。謂惟所欲爲而強過之。則得鈔之民。將立覺其過多而無用。轉之國中則不容。輸之四方又不可。彼將持是安歸乎。則有反之版克以求見財而已矣。得見財則可通於四方。此所以彙集沓來。必盡其過量之鈔而後止。當是之時。使應者微示之以難。則來者愈疑。而索之愈亟。鈔業之儉。類如此矣。

經商之業。不能無費。屋肆有租。帳夥僮役有庸。舟車關梁。有載有權。其大較也。鈔業獨多者二。儲待支之鉅款。而亡其息利。費一也。復俄空之囊橐。出齋貢之子錢。費二也。行溢量之鈔。則二者皆增。而後費尤重。何以明之。行鈔溢量者。其儲以待支之數。比之不溢者不止比例爲增也。既曰溢矣。則出而輒歸。前所謂以一待五者。此所不能也。亡息於儲峙者必多。則前費重矣。索支者亟。則待者之囊橐雖富而旋虛。其彌縫樁柱展轉取盈之爲。用力常殆而無間。則後費重矣。且尤病者。其待支之儲峙既煩。而所支之見財。又不留於國中。而常若外注。蓋其財乃以支溢量之鈔。其在鈔既爲溢量之鈔。斯在財亦爲溢量之財。非國中所資以通轉百貨者也。而見財爲物不居。勢且輸之國外以求利。故版克雖致之甚不易。而其物乃常外注而不留。外注之勢無窮。而致者之力易竭。則所謂展轉取盈之術。將降而益難益殆。而其費益奢。故曰二者皆增。後費尤重也。

卽事爲喻。今設一鈔業。其所行鈔爲四萬鎊。恰及國中受鈔之量。則儲萬鎊以待支。無竭蹶者。乃浸假而欲行四萬四千之鈔。其四千爲溢量。出則輒歸。於是所儲不止於比例爲增之萬一千。必至於萬四千而後可以及事。然則彼於四千鎊已亡息而無所贏。且時時有調集四千見財。儲以待支之勞費。是

篇四

論邑業興而野業轉進之理

都邑之工商業進而富厚。則其地之野業必脩者。可言之故。厥有三端。銷場日廣。一也。此其利不僅見諸附郭之鄉野而已。凡與是邑通者。將皆驗之。然遠近有轉費之差。則近者固勝。商利歸田。二也。工商邑居而致富。聞有田可買置者。則莫不勸爲之。人情隱賑之餘。樂占地產。而地之歸商。有尤便者。商爲發貯居邑之人。析利最精。有所更遷。謀定後動。非若有地世家。徇慾出財。常無所收。二者皆成於習。而

以之主田。利害遂判。故商之析利幾秋毫。而其發也若猛獸鷙鳥。雖數萬巨貲。斥則斥耳。世家財出不返。而興事多徘徊審頓之情。不能如是之決也。生財之道。無分本末。皆條理、計慮、精神、三者用。而後利見。此世家所萬萬不及商賈者也。故商主田產。則地力必增。田主各恤其私。而國有進富之效也。終之

其三。則地惟商賈製造之業大興。而後文物聲明以進。文物聲明進者。治俗整齊。民生安集之謂也。游牧耕稼之民。常苦征徭軍旅。隸於地主。奴使而房用之。故邑業有造野業。其大者不惟國宮攸關。而化

尾閭。其勢非致竭不止矣。每見如此之時。民多聚銷金幣。範之成錠。施行異邦。或卽售版克以規厚利。所聚銷者。例選最新極重之制幣。蓋未離爲幣。則新故輕重同值。至幣銷成錠。不以枚而以重言。斯二者之差數觀矣。往者英倫版克以儲支之急。歲造新幣。降以益多。而國中通寶。匱乏如故。其糜損輕薄亦過前。事效相反。常羣訝而莫知其由。又市中錢輕。則金錠之價愈騰。每翁斯過於四鎊者有之。其斂金造幣之費。亦以彌鉅。英倫版克所造幣於泉局者。本以自供儲峙應支需也。而其勢乃以富姦利。廣漏卮。蘇格蘭諸鈔業。以行鈔不審。其受罰已不輕矣。而英倫鈔業。受罰過之。何則。自受其罰之餘。又代蘇之鈔業。兼受其罰故也。

鈔之所以溢。其源皆起於國中駟商輕剽逐利之故。今夫版克以財貸商。非曰爲之出本。亦非曰彼之本微。而助之使鉅也。不過俾有賒貸應支之便。而囊橐無滯財。得用全力經營云耳。使其不忘此義。則鈔之所發。必不逾國中制幣之數。不逾制幣之數。則出而利行。必無浮溢氾滯之弊。亦自無鈔出輒反之憂。是故版克買期者。賒貸之變術也。彼豫期給財。而減之以應收之息。至於期熟。版克收回毗勒中所載全數。而母子悉在其中。此亦不過與之利使。使不必儲財待期。有所停滯。其事與賒貸異而未嘗

異也。而版克之儲峙。則如積水之壺池。其出入二孔相敵。不待勞挈壺者之智力。而水常盈平。烏所謂楛柱維持之煩費乎。自以輕剽逐利之商。藉賒貸以爲其業之母財。而鈔始溢。鈔溢而前所指之弊端見。而版克乃終受其殃。故版克與人爲賒貸。務常責償入之以時。常法爲期。自三月以至八月。於此期內。償入者宜等於付出之數。則賒貸之事雖相引而長無患也。假其常有逋負。而繼繩更賒。則其勢必至於危失。譬之池水。出鉅入微。其勢非竭不止。就令他術取盈。其困殆終不免爾。

故蘇格蘭版克章程。皆以所與爲貸之家時復其財爲最要。否其人雖號饒財。不願貸也。蓋以時復所賒貸之財。則版克緣此而收其便者二。不止省其所謂第二費而已也。

所謂甚使二者。一曰審市情。夫私家以財貸人。而不欲其有失。則時時詢資者生業之盛耗。爲作之當否。然其勢可及者。以其財之所寄。不過數家十數家已耳。至於版克鈔商所與往還。動輒數百千家。業異人厖。烏從而盡察之。不察又常有失。而其業以危。惟責資者不逾時而復其所貸。而後一市之情。可不出戶而盡悉也。日展簿互稽。而其人生業之盛衰。爲作之當否。十八九如指掌矣。此其甚便一也。

一曰節溢鈔。蓋曰鈔溢者。鈔之爲數。溢於國中所資爲通轉之見錢之數也。而見錢之數。又卽諸商所

儲以應非時支索之數。故使所賒貸之鈔。僅使有應支之便。不使有無實之母財。則鈔之爲數。將不逾於國之見錢。不逾於國之見錢。則其額無由溢。而版克安矣。今使資者之復所賒。應期按節。散總相伴。由此可知其所資之財。乃以應支。而未嘗以爲母。故曰責以時復。鈔無由溢也。此其便有過於前。而知之者鮮矣。

版克正業。所以使通國無滯財。過此則其業或失而危。故法不當以其財爲人循環之母。雖循環爲物。由貨而錢。由錢復貨。然而轉變雖速。尙不足以爲按節應期之償也。至於常住之母。愈不可以版克之財爲之。蓋常住之復。雖極利之業。常在數年而外。其萬不能應數月之限期明矣。今夫經商興業之家。母財固不盡由己出。然其稱貸必有所質。多財者據質斥母。出以貸人。而坐食其息。此則質假之正業。與無所質而爲通者。大有異矣。

案今日版克。亦爲據質斥母。出以貸人之事。此實兼兩業。不可緄也。

前是二十五年。蘇格蘭諸版克行鈔。已極國中受鈔之量。商賈受無窮之益。而於版克無損。使其競競以持滿戒溢爲心。雖至今無弊可也。顧逐利常情。每以是爲未足。動則謂鈔商職在資人母本。其出納

之廣狹。宜與市廛生計之擴充相副。要之彼所謂擴充者。非真擴充也。居奇貪得之情。炎於中。而力不足以舉。又不能指真產爲質。則盡於賒貸之可暫通而不可久假者求之。求不能得。且不悼後害。造僞贗以取之。此買空賣空。與夫造期之事所由昉也。夫經商之業。至不幸而用造期。則引鴆作脯。取快目前。其去僥倖之日不遠矣。此術英市久已行之。而近者大陸戰事方殷（似指普魯士三十年之戰）。行賈多邀厚利。於是用者愈多。蘇格蘭母財既微。商業較隘。以貧國而行僞道。其受害爲尤深矣。

案西人質劑。粗分四種。一交易單。二鈔票。三支條。四借券。甲負乙財。署券載所負若干。行息幾許。約某月日還。此質劑之最簡者。則借券也。寄財版克。用則揭條取之。是曰支條。版克之所行用。以楮代金。則鈔票是已。而商業之中。獨毗勒之用爲最鉅。毗勒此云交易單。則中國商賈所用之期票也。單中用事。例有三家。出單者甲。照單付款者乙。及期受銀者丙。其式如下。距今若干月日。親取或憑押。付某人丙銀若干。其款收訖。某月日某人甲於某所立。某人乙照付。其及期受銀之丙得此單。則以時送付款之乙令照驗。若不誤。乙則於單面斜簽其名。曰某人受訖。而乙從此爲受期付款之家。有時甲丙同人。亦無不可。惟單中如不載憑押二字。則爲不可通轉之單。必丙家自取而後付。如載明

憑押。則丙只於單背署名。此後單行市中。及時憑單取銀。與尋常楮幣無異。是曰通署。如不通署。則丙於單背署名矣。而並載所付丁家之名。丁以付戊仿此。有時至數十家。皆書牘背者。通曰簽保。洎期熟。受期之乙付見銀。此單作廢。設乙不能。則乙爲倒帳。執單者限一日二十四鐘之內。告簽保與出單諸家。遞責所負。一或不能。皆爲僥敗。此西人商業通例也。如執單逾十二時不赴告。與簽保出單者無涉矣。

買空賣空之事。商賈所熟知。似可存而不論。顧吾之爲書。觀者未必盡商賈人。且其事於國計民生效驗繁賾。卽在經商之家。亦未必盡知其所以。則晰而論之。不容已也。往在歐洲中古。君上橫征暴取。而未嘗爲民責然諾。故商賈之民。往往自成風氣。二百年來。新治日出。政漸趨平。則轉取賈人之規則章程。脩之以爲理財之政。今昔雖殊。要皆視毗勒爲最謹。禁欺責償。議不旋踵。假有三月之單。期熟而認受者不能立付。其業於時卽爲倒閉。單經聲明負約。乃終索之於出單之家。如亦不能立還。相隨俱仆。又設其期末滿之先。單經流轉。用以購貨取財。而各家署背簽保。遇有是事。簽保者轉相責述。如不立還。則亦爲倒。蓋毗勒限期甚短。故每有出單認受簽保三家。其財力久不爲人所任信。而人猶行用之。

者。利於其使。而冀幸其事之或不然也。此猶將傾之屋。而走避風雨者。猶仰一昔之麻。曰此屋之傾。固也。然而何必今夕耶。

假令額丁白拉有賈人甲。出單向倫敦賈人乙。期限兩月。付銀若干。乙之於甲。本無所負。然而願樂承受者。以豫約兩月未滿之先。乙得出單向甲。責其付銀若干。同於甲單所支之數。且加息錢中僱焉。故樂爲也。夫毗勒者。以先有貨物之交割。而及期所取者。物之價也。今則本無貨物之懋遷。而亦爲此。故在出單者爲賣空。在認受者爲買空。其質劑名曰方便毗勒。亦名造期之票。與真毗勒虛實懸矣。於是當第一期未熟之先。乙乃出單向甲。而甲又於第二期未熟之先。出單向乙。乙復爲此於第三期。大抵皆期兩月。出此入彼。緣延至數閱月者有之。至數歲者有之。而每單向甲之時。皆加息僱。甲固出單之原主也。常法子錢值百加五。而每次僱費常不下一分五釐。假使歲中往復六周。則其息率。不在每年八分以下。抑且有時過之。蓋當市情竭蹶。則僱息二者同時並增故也。邇來通行贏率。以百中得六至百中得十爲歸。使賈者仰母財於前術。而歲終課獲。能旣償所負之外。又有贏利以酬其勞。此不數邀之幸也。然而鉅商駟賈。常赤手入市。操此累年。不恤厚費。彼固謂吾業所收之利。不啻倍蓰爲酬。及其

究也。如寐初覺。大異所圖。則蹶於中道者比比也。

市有造期。則版克受其敝。卽如前事。當甲乙造期之頃。其旨本以求見財也。故當甲出此方便毗勒向乙之時。其毗勒必售於額丁白拉之版克。用豫息而取見財。及乙復出方便毗勒向甲之時。必以售於倫敦之版克。亦豫息而取見財矣。凡此所謂見財者。率皆額倫二地所行之楮幣。雖云期熟二地版克得持毗勒索全數於認受者之家。而無如第一期未熟之頃。已先有第二期之豫息者來。其數大於前數。使版克於此靳而不爲。彼認受者且無以待第一期之熟矣。然則所謂第一期者。造期甲與認受乙者。實皆未嘗還也。而皆還於版克之鈔商。此如儲水之塘。卽其一鍾之後。繼欲復之。乃先更取其一鍾。以爲復之之地。且鍾之爲量。降乃稍大。循是以往。有竭而已。

自有輕剽逐利之商。用造期之術以具母財。則版克本旨。所謂使經營之家。有賒貸應支之便。不必別儲滯財者。其事廢矣。曩者英蘇兩境所行楮幣至多。其時耕墾製造轉運諸公司。有其母全由於此者。其多也如此。則國中受鈔之量自溢。而前指種種之弊端。紛然皆見。民生國計。悉被其殃。然而彼輕剽逐利者之所爲。其術至爲巧密。往往不獨爲鈔商所不知。抑且爲鈔商所不疑。

今使甲乙二家。狼狽相倚。互出方便。毗勒。而以豫息專售其期於一家之版克。則歷時未久。鈔商雖至。曠曠亦將知甲乙所爲。乃無本之業。所待以經營者。特吾所貸與者耳。顧甲乙不如是拙也。其方便毗勒之所售者。必不囿於一家。而出單與認受者。亦將不囿於二人。彼且使多人者。湊而爲之。同利則相濟。一時而聯十數家者有之矣。此則尤不易察者也。蓋造期者之所爲。自其外而觀之。固與真交易之毗勒無以異。異者存於先事之懋遷。就令鈔商中道覺之。往往覺之已遲。所侵已鉅。設靳於此。僥者必多。而鈔商亦無由免。則爲自全之計。勢不得不虛與委蛇。以力圖補救於其後。明告前期未熟。不復爲豫息買期之事。使虛僞者日覺其難。而設法於他途籌款。抑別求他所版克以與爲通。俾此一家無害。或受害稍輕而已。然使鈔商微露其難。彼造期者勢且狼顧。常以彼數家之轔躡。指爲一國貿易衰微。或言市肆艱難。版克出納之各實致之。然而版克固無罪也。無論爲一業計。抑爲一時之民生計。彼版克之致謹出入。有不得不然者。

當彼事窮勢屈之時。而蘇格蘭一新鈔商出。其版克以接濟諸商爲主義。版克名得格利士公司。以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十一月興於蘇格蘭之愛爾。延至一千七百七十二年六月歇業候支。事後總計

虧折共四十萬鎊有奇。用意甚美。惜其闕於事理。不察市廛所以涸竭之故。徒操豐亨豫大之說。而不知何道之從。故於賒貸豫息諸事。一主於寬綽不苛。其豫息買期。無論虛實。歸斯受之。卽至貸本治地。收利最遲。而彼尤樂借資。以爲有益國計。雖所出貸。皆其楮幣。絕少見錢。但其鈔之行。頃刻逾額。所行雖廣。朝出暮歸。應支滋億。其庫儲雖極力聚斂。未嘗或盈。始創之母以十六萬鎊爲額。集者十分之八。餘議以數番續收。而具母之家。於第一屆母財既交之後。又躬與本業爲賒貸。無異他商。故後番所交。名爲續收。實則先取。其出納之際。旣已寬假如是。羣商競趨。雖極力掎聚。猶無以應也。事不得已。則惟躬與倫敦各版克造期。而後可以集事。蓋興未數月而已。循此必敗之轍矣。先是母財家田產。所指爲此業之資者。不下數百萬鎊。惟其財力優裕如此。故猶足以勉支二年。至於停業候支。通計出鈔二十萬鎊。倫敦各版克毗勒出者共六十萬。合計二年之間。其濟蘇商以本者共八十萬餘鎊。前之二十萬鎊。年以五分爲息。中去經營之費。則所贏也。而後之六十萬鎊。乃與倫敦版克造期。息僧兼之。則年八分之率也。故四分全母之三。皆值百折三云。

然則事後之所得。乃正反其始之所期。蓋彼謂民方競業。所少者財。得彼所爲。可期有濟。又欲取鈔商

之利權而壟斷之。故盡反其謹約之爲。而出之以樂易。乃彼之所濟於諸商者。則亦暫耳。而卒之二年之後。所失彌奢。直不如其早已。名爲愛之。適以害之。害不止於貸貸二家。而國亦以耗。獨前此之版克。實受其益。使無此新者出而代受其敝。欲免於轆轤而不相隨俱仆。難矣。病所欲濟者。利所欲傾者。此商之所爲如此。

方其事之締造也。或謂出鈔貸商。皆有實質。則無論支索之勤。儲峙之亟。是所質者皆可轉之以爲應也。卒之履而後艱。知周轉之緩不及事。其始積既不豐。其外流又甚銳。欲其逮事。勢惟有交倫敦之版克造期。而後見財可得。顧雖勉與支持。而每有造期。必受大損。此與買空賣空之商異。而實未嘗異也。所出之鈔。反而不留。利於何有。而每次造期貨銀。一切覓主剖券會合交質之費。皆貸者之損也。雖若至微。積且以鉅。矧乎其非微也。此猶挈壺氏水時時流。盈之無術。乃倩人持斗具車。調於遠岸之井。幾何其不蹶也。

前術之無所利而不可行如此。顧即使其術可行。而於行者有大利。而其於國財無所利而大害。又灼然可知也。蓋楮幣可代財。而不可爲財之實。故彼之所爲。於通國母財爲無益。不外變鈔商爲通國稱

貸母本之公司。欲舉債者不之私家而之鈔商。然私家畀人以財。例不出數人十數人而止。則於其人之才行智力。皆所深知。而版克所與交者動數百家。視然諾契徹爲往來。必不如私家之審慎。且強半皆挾持空質周流剝補之徒。其力小而圖大。則多敗衄而少成功。其事勞而費奢。則無贏利而常折閱。此其給養勞民之力所以日促也。私家之所貸者則不然。其事雖不若前者之闊壯。而守約踐實。歲計有餘。故其養工之力日舒。夫國之所以求多母財者。無他。爲養民耳。而二者之殊如此。故就令前術可行。亦不過取私家之貸者以歸鈔商。徒見其害。未見其利也。

昔有言利之家名羅約翰者。閱蘇格蘭之貧困。坐母財隘而民功不興。倡爲通民鈔業之制。欲令所行之鈔與全蘇土地之價值相等。以此撼蘇之議院。議院壯其策而不敢行。當是時。鄂里安獨克適攝法蘭西朝政。見則議而行之。此所謂密昔斯皮財政。至今猶在人口耳者也。其宗旨非他。以爲鈔權者上之所操。可行之於無窮而已。其說壯侈詭奇。自民知理財以來。所未曾有者也。法士都托德著商政錄。論其事。而圖華尼考其始末。尤昭晰。無俟不佞贅言。先是羅載其說爲書。行於蘇。其中瑰瑋之論。讀之令人自失。顧辨澤矣。而頗謬事情。是用卒底於敗。前所謂得格利士版克者。亦誤於其說者也。

案羅約翰。蘇格蘭人。生於一千六百七十一年。父爲鈔商。少年鬪狠殺人。避罪走歐洲。欲博無業。時以鈔策干時主。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用於法。創總銀號。其鈔大行。又說法王以美洲之盧夷。鮮那諸部爲殖民地。大開商業集公司。而法之印度支那非洲諸商業。皆爲所兼并。財政悉歸羅一人掌握矣。是時國用驟舒。一千七百二十年爲主藏官。五月以鈔溢敗。家產沒官。屏逐出國。而俄王大彼得猶招之。欲使治財賦。羅辭焉。後倘伴英義。間以一千七百二十九年。死於義之威匿斯。論曰。吾讀史至羅錯言爵者上之所擅。出於口而無窮。粟者民之所種。生於地而不乏。未嘗不歎後世人主之所以輕用名器。橫征民力者。錯此言禍之也。彼羅約翰之用鈔何以異此。往者奈端之學不明。人昧全力恆住之理。於是有欲爲恆動機者。今則五尺童子。知其不可矣。彼羅錯羅約翰。皆欲爲恆動機者也。治平之道。始於格物。不其信歟。

英倫版克者。歐洲財幣所輻湊者也。一千六百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。議院合辭以璽書册立之。皆是時英國家舉債一百二十萬鎊。歲息十萬。其版克經理之費四千。而九萬六千爲出財者息。蓋其時朝廷新建。民心猶疑。故所舉債。息重如此。越三年版克增母一百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鎊十先令。合前

數爲母二百二十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鎊十先令。而鈔乃愈通。至一千七百八年。納太府者四十萬鎊。而其息如故。知基扁稍窄。爲民所任。故其息不過百六。與民間舉資等矣。繼而國家又有所資。而版克亦裒增母財。蓋至一千七百一十年。總計五百五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五鎊十四先令八便士。而國債則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也。至若耳治立之三年。更納太府二百萬。一千七百二十二年。收南海公司券四兆。而增母三百四十萬。都八百九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五鎊十四先令八便士。行鈔九百三十七萬五千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。蓋行鈔始過其母矣。迨一千七百四十六年。計母一千七十八萬鎊。而國債及行國中者。總一千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八百鎊。至於今猶如此。若耳治第三之四載。以更定冊書。所獻於國者一十一萬鎊也。

案乾隆末年。法國拿破崙畫擒英之策。其時英倫上下皇皇。君民相救。於是英倫版克許以三百萬鎊輸助國費。不收子錢。至一千八百三十三年而止。光緒初年國家債者已三百萬有奇。其國債猶餘一千一百一萬五千一百鎊。而歲息則百三云。

國鈔業具母執券主人。分利歲有高下。視國債所收息財及他關涉者以爲斷。國債息高者歲百八。下

者歲百三。而版克券息以百五半行者。蓋累年也。

必其所貸於國者皆亡。而後有虧折之事。故英倫國鈔業之安固不傾。其勢與英之國家等。議院不得更立新業。其他小業新立者。股主不得過六人。皆載盟府者。故其物爲國之大器。不僅區區鈔商也。國債子錢之聚散。受之國。施之民。府藏契券之流通。田穀諸賦。先代納而後接收。皆其業之事也。故有時以挹注故。行鈔稍溢額。雖主者深知之。不得已矣。至於商賈之事。其豫息賒貸。與他版克同。英之大商。泊日耳曼荷蘭之巨賈。恃其緩急。時至於百萬鎊之多。然亦有時而困。乃以零瑣銀幣。應支大數。以爲綴緩待轉之圖。特不數見耳。

國有鈔業。極主者之智計。不能轉無爲有。亦不能益寡爲多。爲之得其術。不過使無用者有用。使不生者能生耳。無鈔業。則經商者儲待用之滯財。有鈔業與之爲通。前之滯者。皆可不滯而爲母。或爲物材。或爲器資。或爲餼廩。而皆有生財之效。三品者。通財之輪轂也。而商賈儲之。以爲見財。得此而後地利之所出。人力之所生。其俶散於民者無窒。然三品亦滯而不生者耳。是故一國之財。其中常有七分爲之息幣。自鈔業興而治之得其術。易三品以楮幣質劑。夫而後滯而不生者。皆通而能生矣。是故三品

之於國也。猶之徑陌塗術焉。有之而後野之所生國之所業者。周流而無壅。而徑陌塗術之內。未嘗長一莖苗一穗也。雖然。其無所生固也。而非有之。又必蕩平坦直焉。必不可也。故王者謹圖法。而鈔業之楮幣。則棄尋常之道路。而駕空爲複道。御風爲飛車者也。通之事自若且益疾。而向之徑陌塗術。皆可加擾耨爲畎畝。則生者滋多矣。雖然。有其利者。又未嘗無其害也。無行地神矣。而絕迹者。又未嘗不危也。故鈔之爲業。不僅不得其術者之未或不敗也。就令致謹而爲之。亦有時焉。禍發於所慮之外。雖有智巧。未如之何也已。

假使國受外侵。而都會失守。夫都會固鈔業之所在。而鈔業又三品之所儲也。一旦蒼黃。悉歸敵有。則國之楮幣。皆爲空券。其糾紛錯亂。較之無鈔而用三品者。相去懸矣。貿易之事。無以爲中。賦稅所存。半皆寶鈔。神京易主。所持者舉不足以爲軍興兵食之資。則較之用三品而未嘗行鈔者。光復愈難。故有國之主。欲其地之可保。抑其地之或失而易復。不獨宜令行鈔不得溢額已也。又當使國中通財輪轂。用鈔者不得過多。則亦思患豫防之一端云爾。

案斯密氏此言。出於乾隆中葉。而當時歐洲內地各國所爲。常冒其所切誡者。故法蘭西革命。拿破

審力征諸邦。民生塗炭。而元氣不甦者幾五十年。當是時英以島國。自完其間。坐享厚利。窩得祿兵威之震。則亦財力之有餘也。又嘉道間德人理斯特嘗發憤而論理財。於斯密氏之說多所出入。而所大聲疾呼。則誠洲中人勿戰。令英國利權坐大而已。至今英人哆口動目。輒言商戰夸海權。而其實非英之自致。皆歐洲各國使之然也。古者六國紛爭。秦人得蓄其全力以制天下。近者甲午之役。東亞之勢。坐以魚爛。古今東西世局。若重規矩如此。列強林立之世。勞於戰守者。皆善內政而不輕言戰者之資也。區區制鈔抑末耳。

鈔之可以酌盈劑虛者。以國幣所通。常有二塗之故。有行貨與行貨者之通。有行貨與用貨者之通。今夫或爲金。或爲楮。行貨與用貨者所通之財幣。固未嘗或殊也。然以日用之各有所急需。故同時所儲之財異物。在市之貨。商賈之所供。與民所分購而用者。其值等耳。顧貨之轉於商賈者其聚。而貨之銷於國民者其散也。貨聚者值亦聚。貨散者值亦散。故所通者多完幣重寶。散故所通者多輕品小圓。編戶之家。凌雜米鹽。日用所不可無者。皆甚輕之品。若先令。若便士。若半便士。其最急者也。且輕幣流轉之疾。什伯重者。故先令之流轉。疾於幾尼。而半便士之流轉。又疾於先令也。夫貨萃通國之所雜求。

與商賈之所總供者正等。而其中交易之事。用無多之泉幣而已周。蓋品輕而流轉甚疾。一枚之用。當數枚也。

案通幣分二塗。此斯密氏所獨明而關繫者鉅。所謂商與商通。又有本國異邦之分。大抵銀市之變。起於本國商羣者爲最多。而異邦商業變動。則多由用準不齊。朝暮騰跌之故。至於民間通行錢鈔。時有窒通。則由市井制錢之多寡。三者其原各異。言計者所宜分別者也。

審此。則知所以酌劑楮幣之術矣。蓋制鈔輕重大小不同。能使之僅通於行貨者之家。抑兼通於用貨者之衆也。今日倫敦之鈔。皆十鎊以上。故其用多在行貨之商賈。常民得一十鎊之鈔。欲購五先令之物。則須出而易之。然則此鈔用者方四十之一。其物已歸於行貨者之手矣。蘇格蘭行一鎊之鈔。則編民家而有之。往者有十先令五先令之鈔。則楮幣盈市廛間。北美初墾。鈔有一先令者。英國之約克沙有半先令者。則交易之事。無往非鈔。而三品益寥寥爾。

楮幣名數小輕如此。則治鈔業者不必多財。嗜利窮子。皆爭爲之。其人署五鎊一鎊之券。持以入市。莫或受之。及以一先令若六便士散而行之。則受者無爲斷斷矣。然其勢必多敗負。且所負者多貧露小

民。則於國有大害。不僅小小不便也。故爲規中制。宜令鈔行無下五鎊者。此在吾蘇則將與倫敦之十鎊者同功。而前指之弊。可以免矣。

案英倫版克於前稭行十鎊五鎊二鎊之鈔。至一千八百四十四年。則議院禁五鎊以下者。蘇格蘭愛爾蘭禁一鎊以下。民皆便之。

一國之鈔。行其大重而禁其小輕。如倫敦然。則市中金銀可常不乏。如北美如蘇格蘭。其政反此。無幾何金銀蕩然。至禁輕行重。真幣又稍稍出。近者蘇格蘭收五先令十先令鈔。金銀稍復也。若並收其一鎊者。金銀真幣。勢將更多。北美近事同此。

楮幣雖行大數而禁瑣小者。諸商之受益自若也。方未有鈔業時。商賈藏皮見財。本以待他商非時之支索。非以待購貨而用之者也。購貨而用者。皆予商者以見財。而非取見財於彼。故雖鈔之行者皆大無小。版克之豫息賒貸自若。商之不必藏弃見財自若。其受版克鈔商之益自若。

夫民與民交。不相強而各得自由者。人道之正也。故或謂鈔商具券剖符。無論其數之微鉅。而有其樂受之者。國而立法。沮其爲此。則爲侵民自由。而非絜矩之治。不知自由之義。重在於人無損。今使一二

家恣所欲爲。而不顧一國一羣之大損。則是一二家者。誠自由矣。而如通國之不自由何哉。故罔利而害市廛。有國者所必禁。而鈔商之舉動必率由議院之所定而後行也。

夫署楮以爲財。而署者之財力爲民之所任。又無論何時持請真幣皆有以應而不虛。則其物固與真幣等。而物之以是易者。其貴賤亦當與以三品易者同也。乃或謂國之泉幣得鈔忽多。財多而物產如故。則物價將貴於其初。驟聆其言。似若可信。不知鈔之所益。彼金銀之去而他用者如之。則物價無由貴也。蘇之穀價。以一千七百五十九年爲最賤。當此時鈔之行者獨多。而自前祺初年迄於今日。穀價未嘗更賤。英蘇二境。鈔業衆寡。今昔不同。而穀價之比例相若。英多楮幣。法乃無之。而英之麥價同法。至如休蒙所指糧食極貴之二年。則天時之爲。以與鈔業之多。適相合耳。烏可援爲證論乎。

至於私家所署之諾券。則大不然。蓋鈔之所以無異見財者。以隨時可轉故也。至於諾券。或署者成約不同。或守者事情中變。或年限未至。券不可宣。而此時又無所得息。如是之楮。雖亦名財。其所值自與真財迥別。特其相差之數。則亦視情事難易期限遲速之不同。而因爲高下耳。

數年前蘇格蘭版克每於所發鈔票。別加標識。或見票卽支。或及期始付。期則按加息利。行而漸濫。致

有鈔者大抵不能卽得見錢。行之市間。遂以折減。嗣議院倡禁半鎊及五先令鈔。同時並禁鈔中不得另加標識。於是英蘇鈔值始平。而民便之。約克沙行極瑣之鈔。有六便士者。民欲持至索真。則須積至一幾尼之數。而後總付。於是市間亦折用之。嗣英議院禁之。而并廢二十先令以下之鈔。

北美。英之屬國也。其行鈔與英異制。政府設局頒鈔。令民行用。同爲法償。約若干年後。始可轉真。而是若干年者。又空行無息。雖官局堅固不傾。然以通行歲百息六計之。十五年百鎊之息。則四十鎊也。國而奪此於民。雖亞洲專制之治。其取民無藝。不如是矣。故論者以爲攘奪之政。殆無以自解於人言也。又彭斯爾花尼亞政府。於一千七百二十二年行鈔。患民折扣。則著令用鈔而與真幣法償歧視者。罰作之。亦暴政也。然其令無效者。蓋國家苟不顧理義。強取於民。卽以一先令爲一幾尼。蔑不可者。上有所負。以是償之。民雖狼顧。無如何也。特欲使民持一幾尼之貨入市。鬻以價一先令者。卽峻法痛繩。不能得此矣。當是時。英倫貨幣行美洲者。於英百者。於美乃百三十至千一百不等。視其地行鈔衆寡。與轉真年歲遠近爲差。而本國議院。令屬國鈔入英者。皆不得爲法償。固其所矣。而屬國輒訾其不公。何耶。

彭斯爾政府出鈔。視他部爲持重。故以抵通行金銀。未嘗折減。然亦有術。官局未出鈔。先令國中諸見錢皆故昂其值。往日五先令者作六先令三便士。俄而增至六先令八便士。故雖未行鈔而用真幣。其地之所名。已減什三。鈔之所折。罕過此數者。不折於鈔。先折於錢。是不折猶折也。方其令國中增昂錢值也。當軸意謂。如此則鈔行之後。金銀泉幣。不至外輸。輸之將虧折。獨不悟從此外來貨物。皆將與泉幣之所昂者比例增價。則外輸如故矣。此真物情常同。而人意自變者也。

屬國之鈔。許民用之以納征徭。完賦稅。無所減。與初名者同科。則其鈔雖不可卽轉。然亦不廢。惟所頒之鈔。其數過征徭糧稅之數者。則其值又不能不比例折矣。今使爲民上者。行不轉之鈔。而定民之納稅。必得幾分爲鈔。布此令者。常能使鈔值轉高。又使造鈔之局。其出鈔之數常不及其納稅者。則鈔值之逾真幣。與所不及者比例。荷蘭國鈔。以兌換金銀。多者常百四五名。曰亞驕。其故以此。然其事於國計無益也。

鈔制多端。漲折互有。顧鈔自變耳。於百貨相待之情。無能變者。故每緣鈔賤。物價或昂。人乃驟駭。此兒童之見也。大抵金銀之貴賤。而物價因之有低昂者。一視鑛產之肥磽。入市之多寡。二視人功之奢約。

轉輸之便難。二者之外。物值無由變也。

鈔商造幣有節而應支信。則國家可一任其所爲。無動爲大。擾斯害矣。輒近三島之內。版克如林而起。民或相驚。而商業反以益安。蓋同業日多。則經營者益慎。長慮却顧。不能行溢額之鈔。而常防彘集之支索。由是造期者寡。而商有垣域。分之既衆。而獨任者輕。卽有僥閉。所波及者狹。又以競者之衆也。故商賈之賒貸滋無難。而息率趨薄。若夫通功易事。果一業利民。則宜縱令自由。廣其競趨。而後風氣日上者。固不僅鈔業一端然也。

案斯密氏之言鈔也。其所指便民利用之由。若專專於其物之不費者。雖然。此不足以盡鈔之美也。治化之天演日深。商羣之懋遷日廣。易中爲物。欲專用三品之泉幣而不能。多則滯重。難以轉輸。一也。秤量計數。繁瑣啓姦。二也。藏弃不周。動輒誨盜。三也。凡此皆三品泉幣之所短矣。是以東西二洲。不謀而合。場市略廣。質劑自生。蓋卽使楮金二物。製費維均。民猶舍金從楮也。又有便者。楮幣製發多寡。可以應時而立具。通商盛大之區。貿易進退如潮汐。然其有待於易中也。時急時緩。三品之幣鑄造需時。使市業必待此而後通。則常不及之勢也。往者北美諸部。常以其地鈔業之有無。爲商業

所向背。往往以創立稍遲。坐失大利。理嘉圖曰。鈔者易中之極則。但使爲制信而操縱得其術。舉國行鈔。民乃愈休。蓋鈔之所可慮者二端。而大抵皆形於差數。一曰用方亟而少發之。則鈔之值將過於所名。一曰徒行用而不可轉。則鈔之值必劣於所名者。二皆病民。而其後尤劇。故其擬英倫版克章程。謂宜定制民持一翁斯法金易鈔。常得三鎊十七先令。不得勒勿予。而持鈔易真者。版克金鎊卽少。得以金錠兌付。按泉局所定衡色（每翁斯值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。與買入者稍別。）與之。如此則鈔常足用。而亦無溢額時矣。理言如此。後有議鈔者。可鑒觀焉。

又案今天下無真易中。理嘉圖謂鈔爲易中極則。然鈔必準金以行。而金之本值無定。至於銀爲本位。愈難言矣。中國今日易中之患最烈。且無及其餘。但以田賦官祿言之。則可見矣。夫忠信重祿。所以勸士。國未有祿不足以恤其私。而可責人以廉潔奉職者。至其人以他道自輔。吏治尙可問耶。彼西人言我內政。咸謂中國官吏無廉恥。嘻笑唾罵無不至。嗚呼。豈真中國有貪泉耶。國家沿元明制祿。時殊世異。已五百年。而用其易中不改。故以詔釋言。使今日仕者而廉。必非人而後可耳。然則居今而言治理。不自更定田賦官祿始者。雖聖者爲之。猶無裨也。英計學家斯古略言。易中求無變

者必不可得。然時時知其升降舒蹙之度。而謹劑之。則道國者所不可不圖者也。其術取國中百產。每歲平價。列之爲表。十年以往。前後相方。易中之情。可以粗得。爲之既久。至於曲線可推。而後據之以定田賦官祿。與易中進退相衡。田賦官祿既定。則其他度支。皆可比例升降。嗚呼。此真今世當務之急也。

篇三

論人功有生利有不生利

舉世皆勞。而收效各異。有致力於物而物值以增。有用力雖勤。而無後效。前曰能生之功。後曰不生之功。今如製造之夫。以其功力。被於物材。成器之後。其值遂長。己之生業以進。主人之贏利以多。皆生利者也。至於使辟使令之人。其勞亦至。而功不被物。去而無跡。是不生利者也。工師廠主。出財雇傭。其財無損。過時而復。且有贏利。使辟使令之功。雖勞無所復也。人以多雇工傭而富。而以多畜使辟使令之人而貧。其明驗矣。雖然。必謂使令者爲無功。抑其功爲無所值。則不可。是故其受餼廩與生利者同。獨

製作者被其功於有形。可以轉售交易。其成物歷時甚久。猶存人間。今者以功成物。他日由物又轉爲功。二者之量。常若相等。至於使令者之功。固匪所寄。則莫可轉。事竟力消。不可得復。

由斯言之。則所謂不生之功。不僅使令之賤者已也。王侯君公。降至執法司理之官吏。稱戈擐甲之武夫。皆此屬矣。夫國之設官治兵。質以云乎。實皆在公之隸。而仰食於生利之民者也。非不知其業之可貴。亦非不知其人之不可無。而謂其功存有形。食而無耗。則不然矣。彼之所職者。一國之治平。民生之安集也。然而今年之治平安集。不可轉爲明年之治平安集也。其去而無跡。乃與前之所謂使令者同科。品上者若官吏師儒若醫巫若文章之士。品下者若倡優侏儒鬪力走馬。其功雖貴賤迥殊。輕重各異。而皆去不復留。當生卽毀。則皆不生利而致貧者矣。

案斯密此言。大爲後賢所聚訟。徒尙有形之利。而不數無形之利。知民力之生財。而不察民德民智之有關於生財尤鉅。於義似爲未安。然其言蓋有爲而發。二百年以往。歐洲竭國財耗民力者。大害在武人教師。處貴位尊勢。食祿至優。而於羣無補。苟諒其心。孰謂其言無當耶。不然。斯密豈不知國治而後可富。理明而後功審也哉。

總一國之民。無論或勞力或不勞力。勞力矣。或生利或不生利。其待養於地之所產民之所出則均。顧一國歲殖。只有此數。惟其養徒食者數寡。而後瞻能生者數多。瞻能生者數多。而後國之所殖乃歲進。彼一歲之中地之所自生者微論已。至於其餘。則固勞力而爲生利之功者之所出也。

國之歲殖。雖以其終事言之。不外贍民衣食與益貲財而已。而方其乍殖之初。則其用大抵有二。一曰補復母財。或聚糧食。或鳩物材。或庀器用。缺者彌之。舊者新之。此其最鉅也。一曰分給息租。息者。役財興業者之所得也。租者。斥地植作者之所收也。其爲分於農功最易見。每歲秋成。具母治田者取其大分。以復其前費之母。而其餘利則息利與夫有土者之租。農旣如此。工亦有焉。成貨入市。其得利之大分。乃以復母。其次則息利也。

總此歲殖。其補復母財者。常仍爲母財之用。頒餼廩。具物材。皆以贍生利之功者也。至於分給息租之一分。則或養生利或養生利之功。難以定矣。人有財產而斥其多寡以爲母財者。無不企其復而更益贏利也。故其所養。必皆生利之功。在彼則爲母財。在勞力者則爲歲進。如所養者爲不生利之手指。則其財不名爲母。而爲卽享卽用之支費。

不事事之民。不生利之功。固皆仰給於歲殖。其給之也。或在分償息租之歲進。或即在補復之母財。蓋母財所以贍工。而工者取資衣食之餘。亦或費於不生利者。今如畜豢奴厮。不必有地之世家。役財之鉅賈也。廩優之匠。固亦爲之。或以爲作劇觀伎之資。或以納狗馬菸膠之稅。二者雖有滋侈急公之殊。而以資不生利者一也。惟旣曰補復母財。則必先爲生利之用。而後有以及不生利者之家。勞力者之得財以供諸費也。必其力之旣盡。業之旣成。而後能之。且其數常不奢。勞力者衣食日用之外。所餘固有限也。然而中工以上。常有少餘。故其供賦也數微而積多。則亦可恃也。總之不生利之功之所待。待於分償息租者多。待於補復母財者少。息租所贍多不急者。故可出入於生利不生利二者之間。而人意常樂出於不生利之一途。接陌連阡之主。歌舞之樂。俳優之笑。不絕於前。素封豪賈之家。車騎之都。賓從之游。無間於日。則知租息二者費於無所復者多矣。

案由此觀之。則國家責賦於民。必有道矣。國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。必其一歲之入。有以資口體供事畜而有餘。而後有以應國課。使勞力者之所得。倏然僅足以贍生。則雖桑孔之心計。秦隋之刑威。適足啓亂而已矣。故曰民不畏賦。在使之出重而輕。

是故欲知國中民功生利與不生利二者之比例。視每歲國殖補復母財與分給息租二者之比例。其比例率。富國之於貧國。有懸殊者。譬如今日歐洲富國。其土地歲殖。大半皆以復母財。而其餘乃分償田主之租與治田者之財息。往古小侯衆建。各私其地之時。田事斥母不多。以少半復。則爲已足。其所謂田費者。不過數頭羸畜。縱之不治之地。飼以不藝之芻。況此區區。亦多田主之所界。則舉地所出。皆田主之息租矣。耕者多地主之奴僕。身家產業。舉非已有。時平則爲役屬。戰爭則爲卒徒。古之農事如此。今歐洲田主所收。無過三四分之一者。而田野治闢。地產日優。卽此四分之一之收。過古常三四倍。蓋農功日進。故其率日減。而其實能日增如此也。

案羅哲斯云。前文所言。稍乖事實。考之英國。去今五百年前。農母與田價相比。約三之於一。及今反是。農之用母。與田價相比。殆一之於三。蓋田功進而地力優。事固宜爾。至於歐洲田租增占。則五六十倍。而所收麥及他穀。不過方古九倍。則斯密所謂率減而實增。亦失考也。大抵英之地產。始七倍於五百年前。而田租之增。則比例爲進也。

至於商賈之業。在歐洲繁富諸部。其用母亦於古爲多。古者商織工陋。需母固微。而贏率或厚。考當時

息率什一。則贏者必甚充。而後有以償此。至於今日。中富之國。息率無過百六者。而尤富厚者。則自百四至百二不等。故商利雖厚。其用母財亦鉅。非若前者之母輕而利重也。

案謂古之贏率必先。以其時息大之故。則須證古之經商皆貸母爲之。而後可。否則一時息大。不足。以云贏率與俱優也。息率之大。生於二故。一視貸資二家之民數相待之多寡。二視其當時民信之何如。與贏率不相涉也。

故富國之歲殖。用之以補復母財者。過於分給息租之數。其比例既大。而爲數亦多。故其歲殖以養生利之功者。亦過於以養不生利者。蓋使養不生利者多。則必分給息租之數先大。非不知分給息租之財。於二者之養。不必有所擇。然以養不生利者數終多也。

今若取其簡而易明。則試謂補復母財之款爲母財。謂分給息租之款爲支費。則母財支費二者相待之比例。大爲民風勤惰敦薄之所關。譬如吾英。今日之民。勤於昔者。緣今日國財。區之爲母。以贍勞民者。多於三百年以往也。三百年以往之民。勞而無獲。乃多惰游。其言曰。與其作苦而無獲。不若嬉戲而無餘。大抵工商業廣之區。其民皆母財之所贍。故其用力恆勤。而志存夫求進。酣嬉飲博。自以日銷。

英與荷蘭之民多如此者。設其地爲都會。而爲王侯甲第之所州處。養小民者不在母財。而在豪族貴人之支費。則其民皆窳媮生。美衣豐食。而無積聚。如義之羅馬。法之華賽爾、康邊尼。方得不洛諸郡是已。法之幕府諸郡。（此係當日國制與今絕異。）司理居之。爲訟獄之所輻湊。小民生計。仰於官吏與赴愬者之支費。其民乃佚而貧矣。惟鄂廬恩儲爾多二郡。以地勢形便。爲商賈要區。其民稍異。鄂廬恩者。巴黎門戶。受外來之百貨。儲爾多者。法南歲釀之所聚。前者內輸。後者外轉也。其所使如此。故商賈就之而民業興。他如巴黎如班京之馬得立。如澳京之維也納。民風皆澆矣。歐洲京邑若倫敦若力斯彭若葛彭赫根。爲都會而其民不偷者。亦以所處最優。舟車走天下。百貨所轉輸。故其效能如此。至他京師。雖有商賈。所通轉者不外本邑之所銷售。欲斥母經營其地。令如製造處所物產行天下。難矣。無他。民情難用。故也。英蘇未合之先。額丁白拉非製造商賈之邑也。自議院廢。國之王公貴人不居其地。而後民業稍稍興焉。而法司權部猶在。故民勤不及格拉斯高。（格拉斯高於千八百八十年上計富庶次倫敦。）嘗見大鄉之民。於農工之業已甚進矣。嗣一公侯貴人。起宅移住其中。鄉之民業。乃復就耗。而編戶貧窳如初。由此觀之。欲知一地居民之勤惰。察其生計之仰於母財支費二者之孰多。足矣。

仰母財者民興。仰費者民窳。民窳則生利之業自微。生利業微則歲殖日退。而庶富之象寢以衰矣。一國母財之增。必由儉。其損也。則由豪侈與妄爲。所以曰由儉而不曰由勤者。蓋民雖必勤。而後儉有所施。然使徒勤不儉。其增無由。故儉者增之切因。而其先之勤與否。可勿論也。今有人於此。節一己之支費。而益之於母財。是母財者。彼自用之以勤生利之功可也。或以資人使畜生利之功亦可。前之所爲。則收其全贏。後之所爲。則分其財息。夫一人母財之增。舍節用無由得。則知一國母財之進。非衆民之儉約莫由來。

案穆勒約翰曰。凡母財。非節用。其物不生。非斥之以規後利。其用不著。故其界說曰。母財者。節用成積。而用之以規後利者也。雖然。一國之富。不必盡爲母財也。必有蓋藏。以待非常之費。是故惟儉有以獎勤。蓋儉而後母增。母增而後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。以其有所致力。而勤民乃以日多。一國之地產。由生轉熟。所殖日優。由此。勞力之民多而不壅。由此。

案由此言之。則富庶之源。皆發於儉矣。然計學家則謂民增之限視食。而庶之爲量。又視日用飲食。所謂民質之崇卑。使民質崇。則過庶不易。而所患或稀。若民質甚卑。則過庶易成。而所患衆矣。徒儉

菲不足以救之也。民儉之患如此。此又當與前說參觀者也。

每歲之所蠲。其耗而不留回也。乃每歲之所畜。亦耗而無遺。其耗一也。特耗之之民異耳。今如富家之支費。或以待賓客。或以養僮奴。誠食焉而無所復。乃卽斥所畜以規後利。而既斥爲母之後。亦欲無耗不能。而耗之之人大異。若傭工。若匠師。若將作。皆耗者也。惟耗盡之後。復其母於所成。而贏利附之耳。故節嗇之家。歲有所餘。區以爲母。以養勞力生利之功。其所養不僅當歲之業已也。一養之後。歲歲無窮。母轉爲貨。貨復轉母。且此不必國有刑憲。工有盟約。以開其爲此禁其爲彼也。利實顯然。民自守之而不變也。是故財一爲母之後。其繼今所養。必皆生利之功。而永永無絕者。自然之勢也。

至於不終爲母者。亦有之矣。豪縱之家。歲入不足。則蝕其母。蝕母則移生利之財。以從其不生利者。蝕者其母。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。於是歲產以微。而國財坐減。故一國之豪侈。使無節嗇之民。以與之相掇。勢將奪勞民之食。以贍無所出之惰民。其敝不止自貧而已。浸假必貧其國。縱豪家所糜。舉非外來。而皆爲其國之本產。其有害於一國之母財。而使生利之民失養者一也。蓋母財既虧。則必奪生利者之食。以贍無益之功。生利之民日寡。則國之歲殖亦微者。勢也。議者謂豪侈所銷。非外貨而本產。則

金銀不出境。貨雖銷。而金銀仍留於國。故爲無損。不知使此財不耗於無益之功。而以養生利者。彼將復母於成物。而贏利附之。金銀之不出境同。而已費之財。變其形而猶在。不見少而加多。前者一而後者二。夫豈豪侈者之所敢望乎。

且使國之歲殖日微。則所謂仍留於國之金銀。其勢亦不可久也。夫金銀者。通轉百貨之易中。得此而後散樂售。予欲得。農工商所出之交易便也。是故一國易中之多寡。常以轉農工商所出之多寡爲歸。不能遠過。亦不能甚不及。顧所轉之貨。烏從來乎。非其土地人民之所自殖。則必殖之於外邦。易以本產而得者。然則國之歲殖微者。其所轉之貨。必與俱微。所用易中亦以減少。而舊有之金銀。有曠不用者矣。然此曠不用之金銀。不終曠也。主者必將役之以求利。求利而國中無所用之。則雖嚴刑峻典。禁勿外流。彼必輸之外邦。而致本國可銷之物。歲殖所不足者幾何。此金銀之外流者。必與之同其值。當其盛旺。出內產所有餘。以易外邦之財幣。及其衰耗。則出財易貨。以補所待銷者。故非金銀出境。而後國貧。乃因貧而後有金銀出境之事。出境者所以救貧也。但歲殖不增。則金銀之能救者。亦無幾耳。富而進盛之國。其農工商之歲殖日多。多則所待以爲通轉之易中亦進。其勢必祛歲殖之一分以取

易中。無論何所有金銀。皆其所與易貨者矣。惟國富而後金銀歸之。非金銀多而後國富也。夫金銀之價。大地一耳。鍤工有衣食。轉運有舟車。更費之餘。必益之以贏率。凡國能具價而需某物。則微論產於何地。其物自來。此不關金銀抑他物也。使其國不需是物。是謂綴旒。綴旒而久不去者。未之有也。是故國富之實。存乎歲殖。而世俗淺夫。則指其中所用之黃白。究之無間。爲此爲彼。其豪侈者。日爲貧國之事。爲羣之仇讐。其節嗇者。日有富國之功。爲羣之父母。意不必存。而功效自爾。不易之理也。

案道家以儉爲寶。豈不然哉。乃今日時務之士。反惡其說。而譏排之。吾不知其所據之何理也。斯密言儉者羣之父母。雖然。但儉不足以當之也。所貴乎儉者。儉將以有所養。儉將以有所生也。使不養不生。則財之盪賊而已。烏能有富國足民之效乎。或又云奢實自損。而有裨民業。此目論也。奢者之所裨。裨於受惠之數家而已。至於合一羣而論之。則財耗而不復。必竭之道也。雖然。一家之用財。欲立之程。謂必如是。而後於羣爲無損。則至難定也。於此國爲小費者。於彼可爲窮奢。法之巴斯獮。英之耶方斯。皆論之矣。大抵國於天地。耗民財以養不生利之功者。蓋亦有所不得已。奇技淫巧。峻宇雕牆。恆舞酣歌。服妖婦飾。此可已者也。而兵刑之設。官師之隸。則不可無者也。使其無之。將長亂而

所喪滋多。吾聞天演家之言曰。民德猶下。邗治云遙。其不生之功必衆。而民生從以不舒。今夫各國歲糜萬萬。張海軍而治陸師者。大抵欲自爲其無道。而禁人之無道耳。司李之官。歲祿最厚。督工之俸。優於執功。凡此皆民德之不可恃。而侵欺者繁致之也。使其不然。則省之以厚民生者。豈不鉅乎。雖然。兵刑官師之必不可廢。固也。而必立爲之制。於國之四民。賤其三而貴其一。使一國之聰明才力。不爭出於生利養民之農工商。而皆出於耗財治民之士大夫。而又雜冗而不精。濫多而無用。使前言而信。其國之日趨於貧弱且亂。非其所歟。且夫兵廣不精。其害尤烈。此學操兵而業殺人者。固皆操耒耜而業食人者也。一云募兵。則使生者益寡。食者益衆。已甚病矣。然猶曰此所以衛生民而保積聚者也。而今日之兵。其衛生民保積聚。又何如乎。時平則糜糧餉。臨事則乏軍興。事後又有兵費之賠償。哀哀下民。遭此天罰。竊以爲國之額兵。宜居小數。蓋今日軍旅之事。難在訓將。不在練兵。誠使軍制齊均。將由學問。則臨事之時。固可化一以爲十也。使其不然。多乃益焚。一挫之餘。不可收拾。徒竭國力。復何益乎。

前謂損國母財。在豪侈妄爲二者。夫豪侈之害既如彼矣。若乃妄爲者之害母財。與豪侈者常無異也。

其智之不周。其功之不濟。若田農織功漁務泊夫他工賈之業。坐是敗者。皆足以耗國財。而令生利之功匪所養也。雖此數者之用財。必皆耗於生利者之衆。而因其鹵莽。利末由復。抑復之減前。則日月之後。國之母本。寔微寢亡。故曰害與豪侈者無異也。

廣土衆民之國。基局既牢。雖有豪侈妄爲之民。其害常伏而難見。夫樂由勤儉以求善其生者。民之恆情也。前者之所損。常不敵後者之所加。此其勢之所以不傾也。

案當同治之世。俄羅斯貧乏特甚。小民之所勤積。每不敵貴人富賈之所虛糜虧折者。故其時母財耗而外債日增。然則斯密氏所云。亦有不盡然者矣。

蓋縱侈放流之失。根於一時之情欲。方其盛熾。遏抑固難。然其勢每不可以持久。至於勤儉積畜之事。則起於人心求進之所同。孜孜然如掘井之求泉。閔閔爾若嬰兒之望長。自有知識至於蓋棺。未嘗或已也。夫謂一身之中。有怡然自足之一時。不復望進。不復願餘者。其人寡矣。既樂求進矣。則太半之民。常以加富爲進境之最實。而加富之術。又莫若撙節歲入之常可行也。故縱侈揮霍之事。雖爲常人所或有。抑爲一二人所常有者。而察之衆民之中。求之畢生之際。則一國之內。儉嗇之用。常倍蓰於奢侈。

之行也。卽以妄爲而論。經營之事。民智厲而愈優。亦善而有功者多。不善而敗仆者少。今者市中人語。動曰倒閉歲多。然試合一國而言之。則千賈之中。倒閉者殆不過一人而止。商羣日廣。倒閉之禍。乃人生受罰最酷之端。中智之夫。莫不知避。若夫人情之變。鼎鑊如飴。是固不可以常理論矣。

是故國家之傾敗貧蹙也。恆由官吏之放恣。而不由民庶之驕奢。夫一國之租稅。每歲之度支。已爲不生之費矣。宮寢朝廷之美富。百爾執事之雍容。神甫牧師之嚴重。步騎樓船之張皇。當其隆平。旣非生財之衆。四郊多壘。又有軍興之煩。就令有取於敵。而以比居平養兵之所糜。臆乎遠矣。故王侯君公大夫將卒者。不能養人而常待養者也。使制治者不念其爲竭民膏脂。耗損國力之衆。使之相乘益蕃。浮虛冗從。其國歲殖。所費日多。勢且無所子遺。以贍來歲勞民之食。則乙歲之殖。不及於甲。丙年之計。更遜乙年。夫上供之費。法宜止於支費之中。苟浮律之餘。國之度支。盡此而猶不足。則其勢不能不侵母財。母財旣侵。息租益乏。民雖極於勤奮。而損下者終不足於益上。此叔季之世。所以流離者衆。而國月削日微也。

雖然。國至於此極者。蓋亦罕矣。大抵國中儉勤之民。爲數常多。而其力至大。其勢不獨有以補惰民之

侈靡。且有以救君上之驕奢。修業厚生之意。清淨純一而無間。其力常流於閭閻畎畝之間。始也一國之進化以此。民生之樂利以此。而美俗既成之後。毀之亦難。故雖爲上者不幸敗度亂常。其民力猶足自完而彌縫其敝。此如生人之身。既成丁壯之後。雖偶有陰陽之沴災。庸醫之誤治。而元氣未漓。終有以自復其常體也。

夫欲一國歲殖之益多。舍生者益衆。爲者益疾。無他術矣。欲生者之益衆。道在食功庀材之母財廣。欲爲者之益疾。道在利其善事之器而分功密。然則二者皆益母財而已。利其器者。益常住之母財也。密分功者。益循環之母財也。故國有紀乘。苟取其二時之富厚而較之。顯然見後之歲殖過前時。田野加闢。工業愈繁。商域彌廣。則知此二時之中。母財所增衆矣。彼勤民之所濟。較之惰民與在上之所耗者。必倍蓰不啻無疑焉。國殖之進。各國同之。使無內訌外侵。而民生樂業。則雖制治未善。其進而加富自若也。特欲考其實。所取二時。宜略相遠。蓋國財進境。恆漸而進。使二時太近。則不特爲進難知。而人情聳於目前。往往因數業之失利。幾處之偏災。遂愀然謂生計之日促。而其實乃大不然也。

譬如今日英國之饒富。凡土地民人之所歲登者。持較百餘年以往。當察理第二復辟之英國。其遠過

之固無疑也。而乃居今之日。不五載以前。有人著書。極言民庶之流離。田疇之滯廢。百工衰少。商業耗虧者。此其見非出於黨私門戶之忌嫉。而故爲呼籲以聳當途也。彼方深信極喻其爲然。故不惜號咷聲嘶。以諷同國。其本於至誠如此。而其所采之說。乃大謬於事實如彼。吾故曰較二時之國財。其取點不宜太近也。

若夫世治降而彌隆。國財降而彌進。大都皆然。無或爽者。今若以察理復辟之英國持較額理查白之代。則又進矣。以額理查白之富庶。持較約克與蘭克斯特互爭之時。則又進矣。而以此時較之威廉開國之世。以威廉之世。較之撒遜七部之世。其差數又將顯然。夫當撒遜七部之世。英之貧僂。可謂極矣。然以比凱徹至止之時。英之士著。與北美之原種無以異者。又未嘗不大異也。草昧降開。民生漸裕。有灼然無可疑者。

其有害民生之事。世而有之。蓋不止公家之暴殄。民庶之豪奢。與夫黷武窮兵。致國財不養能生之功。徒資不復之費而已也。甚至內訌方深。國民廢業。虔劉矯奪。蕩無子遺者。亦世有之。卽如自察理第二復辟至今。吾英號爲幸國矣。然其間焚亂敗危之事。夫亦何可勝書。使其前知。必將謂繼斯以遙。不可

爲國。若倫敦之大火。半城盡爲灰燼（康熙二十七年）。不旋踵而大疫。民亡其什二三。其後英荷之兩戰。雅各之民訛。愛爾蘭之內亂。法蘭西之四戰。民變之再興。此皆復辟後事也。英法之難不解。國以負債者百四十五兆。合之前後籌防善敗之費。蓋糜者不下二京。凡此皆國本之所以致虛。民生之所以無賴者也。假令天福吾民。幸無此孽。則將移此爲厚生之事。不知歲進之數。增者幾何。是中宮室之加多。畎畝之加闢。工之所造。商之所通。百年以遙。雖有精計之夫。不能算矣。

案自拿破侖放流絕島之後。英之無大兵革者。殆百年矣。而美利堅自華盛頓建國以還。四封晏謐。故至今英美之富厚。遂甲五洲。斯密之論。所謂縣諸日月不刊者矣。顧其間如亞洲之波斯土耳其諸國。歐洲之義大里西班牙。平靖者亦數百年。其國不能稱富。則何耶。豈皆天時地利之不若耶。羅哲斯曰。國家害富之事。邦國外侵。不若庶民之內訌。庶民內訌。不若稅政之時行。蓋邦國外侵之費。待之以帑藏民賦。猶不足。則借貸以償之。皆歲殖也。故其害在子而不在母。至於內訌。則不特勞民罷業。而戕賊殘毀。所謂常住母財者。往往罄數百年之所締造。然猶不及稅政之害也。稅政行之。民之身家不保。將羣之所待以立者。舉以蕩然。尙何論於財富乎。

國家用財不節。致吾民進富厚生之事。緩而難期。則有之矣。而欲絕民財進長之機。又不能也。今吾英士宜民巧之所出。固遠過於百年以往者。由是而知其所用母財。必亦遠過。百年中彼操柄之人。朘削吾民。可謂不遺餘力。幸厚生之性。民有秉彝。上之所廢。終不敵吾民之所積。又幸英律差平。下民之執業治生。可惟所欲爲。非其上所得過問。此則英國所以阜財致富之命脈。但使此制長存。民之生計。可無慮也。獨是英自開國以來。從未蒙君上恭儉爲民之福。上行下效。故亦無崇尚儉德之民。昔政府嘗鰥鰥然慮其民之不節致嗟。爲之頒立法令。曲防事制。非徒無益。顛倒甚矣。彼謂民飲食衣服。須有等差。毋許僭濫。又禁外國奇物。勿入邊境。諸如所爲。多可笑者。不知國有侈民。卽存公等。誠欲崇儉。理從上先。使上而儉。吾未見小民之以奢自累也。

案羅哲斯曰。斯密所指。蓋先英之日用律。今則廢不用矣。常斯密時。尙爲民害。故其言如此。考古今所至不同者。今謂國家民之公隸。古謂君上民之父母。旣曰父母。則匡拂勞來之政。樊然興矣。卒之元后聰明。不必首出於庶物。其爲顛愚計者。名曰輔之。適以錮之。名曰撫之。適以苦之。生於其政。害於其事。此五洲國史。可徧徵以知其然者也。是故後之政家。僉謂民之生計。祇宜聽民自謀。上惟無

擾。爲裨已多。而一切上之所應享。下之所宜貢者。則定之以公約。如此則上下相安而以富。史遷申老之言曰。善者囚之。其次利導之。其次教誨之。其次整齊之。最下與之爭。又曰。此豈有政教發徵期會哉。各勸其業。樂其事。若水之趨下。日夜無休時。不召而自來。不求而民出之。豈非道之所符。而自然之驗耶。其丁寧反復之意。可謂至明切矣。

儉則國之母財增。奢則國之母財減。所出正如其所入者。其母財不減亦不增。而有同爲奢矣。以其用之不同。而於國有異效。蓋物有耗之今日。而明日所耗如今日者。有其物可久。今日既耗。則明日不必耗者。譬之多財之家。日食萬億。賓客豪飲。琴奴大嚼。多畜狗馬。外作禽荒。此一術也。其有斧藻楹栢。闢治林墅。几榻精緻。廣羅圖書。此又一術也。其有加意致飾。明璫瓔珞。金剛瓊玃。灼爍滿前。此雖更鄙。亦一術也。其有綺繡金羽。衣裳滿箱。宛死之日。誰復揄曳。此雖最劣。亦一術也。今設甲乙二富郎。甲之侈靡。出後三術。乙之恣肆。用前一術。將甲之所爲。日見其積。今日所有。較昨爲多。而乙則不然。事終所有。較之方始。無所多也。故日月之後。甲將比乙爲富。凡甲之物。固不必悉如其原值。而乙之所費。乃無一餘者。

家既如此。國亦有然。若宮室。若器皿。富者之所有也。年月之後。將爲中戶之所資。富者既久而厭之。他人購取。不必原價也。故一國之室居器物。將以漸美。國久不被水火刀兵者。往往中下之民。享富貴者之奉。其物尙完善也。而其主已易。使非人情之厭故而喜新。則中下之民。勢必不能自作而自享之也。賽摩爾之舊第。今爲旅館。雅各第一之昏牀。其后攜之丹麥者。今在丹和林酒肆中。每經數百年古邑。見其中無一宅焉爲居者所自建。廣宮華墅。數十萬卷藏書。石像圖畫。及他骨董。充物紛羅。皆前人之所遺棄者。此其物不僅飾觀而已。實一地一國之所永寶。而爲證明文物之徵者也。如法之華賽爾。英之威勒登斯突。是已。義大里之財力。不足道矣。然猶以舊國多寶藏之故。尙爲文物之邦。固當日爲此之人。致此之力。則無有存者矣。

然則費其財於可久之物者。有形而易積。糜其力於一昔之奉者。旋滅而無餘。明矣。且費於可久者。易於改行。糜於旋滅者。難於更張也。今使有人於此。前者僮指百千矣。忽裁其數於甚少。前者廣筵盛設矣。而忽變爲數盞之陳。前者車駟雍容。衣服都麗矣。而忽徒步杖藜。冠履純素。若此有不爲旁人之所訝。而謂其事有失意者耶。故侈習既成。不可卒變。變必有所迫。而後爲之。而費財於可久之物者。則不

然。事土木羅金石。收圖書。一旦覺其所爲之過。爲力所不任。幡然而改。固無難也。旁觀者亦不從而議其後也。卽有議者。將不曰其財之不供。而曰其意之已闕也。

又有進者。費財於可久之物。則其所養者常多。費財於卽消之事。雖日膳百人。惠亦褊也。夫一夕之宴。將割百筵。旨酒千罍。所舖可謂廣矣。然其究也。饗者半。毀者半。饗而贊者。半之中又有半焉。向使如是之費。用之雇梓匠。攻瓦石。將消塵之施。皆有受者。且其所養者多。生利之功。則於國有益富之效。雖侈而未嘗侈也。

是篇所論。不過推事勢功用之所極。而於心固無所偏主也。如曰養生利之功者。爲仁人。爲義舉。耗於不生利者。爲不仁。爲非義。則大不然。吾所言者事效。而用意之美惡。非吾書所有事也。卽如前事。費財於一昔之奉者。其人可爲仁人長者。而爲積於可久之物者。用財必求其反。或爲封靡刻酷之小人也。第自一國而論之。前之爲事。其用意雖美。於國財爲耗。而主於致貧。後之爲事。其人雖不仁。於國財爲利。而主於加富。讀者幸勿輕用其訾謗也。

案此篇分功之生利不生利。正與本部第一篇之分歲殖爲支費。母財相表裏。斯密意主進富。故其

用意措詞。於第一篇則重爲母之財多。於此篇則求生利之功衆。然此皆致富之由。而非享富之實也。今使一國之民。舉孜孜於求富。既富矣。又不願爲享用之隆。則亦敝民而已。况無享用則物產豐盈之後。民將縵然止足。而所以勵其求益之情者。不其廢乎。是故理富之術。在一國之母財支費。相酌劑爲盈虛。支費非不可多也。實且以多爲貴。而後其國之文物聲明。可以日盛。民生樂而教化行也。夫求財所以足用。生民之品量。與夫相生相養之事。有必財而後能盡其美善者。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。衣食足而知榮辱。禮生於有而廢於無。由此觀之。國之務富者。所以輔民善治也。家之務富者。所以厚生進種也。皆必財之既用而後得之。藉曰不用。則務富之本旨荒矣。此支費之所以以多爲貴也。顧事必求其可長。而養必期其無竭。且國之戶口。既以日滋。則財之爲物。亦必日進。以與之相副。此憂深慮遠。務蓋藏積聚之民。所以又爲一羣之母也。約而論之。財如粟然。其專尙支費。而不知母財之用者。稷而盡食者也。其獨重母財而甚吝支費者。罄所收以爲子種者也。二者皆譏。獨酌劑於母財支費二者之間。使財不失其用。而其用且降而愈舒者。則庶乎其近之矣。

篇四

論資貸利息債

以所積貸人而課其息。此貸者之母財也。資貸必有期。期熟其財復於貸者。而視期長短課子錢焉。此舉債之常法也。資者用此以爲母財可也。用此以爲支費可也。以爲母財。則所養者生利之功。故其費可復。且有後利。其債債也。責之原財。不他仰也。以爲支費。則所養者多不生利之功。而奪生利者之食。故其費不可復。而債債也。必仰於他財。其原財則銷而無餘矣。

夫稱貸之事爲母財。爲支費。固皆有之。然而爲母者其常。不爲母者其偶也。仰支費於資財。其勢不可久。而貸者常至於悔於兩家莫利也。故其事難常。

以產爲質。則雖資財不爲母。而人猶樂貸之。然以產質財者。不必盡以爲支費也。使其費之。則費先於資。鄉邑舊家。其家室口體之需。半由賒費。索債者亟。則質資以了之。故其所資者。所以復市肆工賈之母財。而益之以利也。求於其租入而不足。而後爲此耳。

所資貸取與者。泉幣也。或金銀焉。或鈔券焉。而指其實則資者之所取。貸者之所予。皆非泉幣也。其泉幣所當之物耳。彼資之以爲支費乎。則所易以卽享卽用之貨物也。彼資之以爲母財乎。則生利之功所資之物材器用與。蠶廩也。是故以財貸人者。畀之以御物之權。取己所得役之物力以與人。所以云資貸者。泉幣而非泉幣。必爲所當之貨物者。非故爲此無用之別異也。言國財力。不如是將不明。蓋一國之內。相資貸以錢鈔。而錢鈔者不過相轉之器耳。而其中可轉之物力。不得以錢鈔之數限也。錢鈔一而物或百十焉。何以明之。甲乙丙三人爲貸者。辛壬癸三人爲資者。始也甲以千金貸辛。辛用之以購千金之貨於乙。乙無所用是財也。以之貸壬。壬用之以購千金之貨於丙。丙又以貸癸。癸又以購貨如所值焉。夫如是之爲。同此千金之錢若鈔。數日之頃。以爲貸者三。以購貨者三。每皆千金之數。甲乙丙之所畀者。御千金之物權也。辛壬癸之所受者。千金之物值也。所用以轉此權者一也。而所轉之物三之。甲乙丙之財常復以息。辛壬癸之經營。各有贏利。且此不限於三而止也。雖三十三百可也。而所爲千金者。則猶故物也。是以知一國之物力。其可斥以貸人者。視歲殖之所出。與主者所不欲自事者。而所以通之財。爲無與矣。以其無與。故不得準之以論母財之盈虛也。且其所出息錢。亦與農

工商之贏利異。息者。所以得權之資也。贏利者自用母財。勞而後獲者也。

故以母財貸人者。與畫其歲殖之一分以借人者無以異。其爲此也必有期。當期。資者歲有所納。是謂之息。及其期盡。資者之復。如所貸者。是謂還母。若還母。若納息之二事也。世皆以金銀楮幣爲之。故習而不察。不知二物之殊。苟諦其實。則母息二者之所當固大異也。

國之歲殖。必有大分以復母財。惟母財之待復者愈多。其國中之息率乃愈大。富民之歲費。責出於所有之母財。又不願自役其財。以自求其贏利。國饒如是之財者。而後齋資易而息率輕。

國富積多。願貸者衆。則息錢世輕。此如物矣。供者日多。求者無變。則其價漸廉。然尙有他故。母財日廣。則贏率日微。有母財者。求善業而用之難。難故其勢競。競則相排。排之道。在售賤而買貴。所售者馭物之權也。所買者生利之功也。夫如是。則息日廉而庸日增。息廉者始於贏薄。庸增者始於母多。此富國勞民之所以日休也。

往者洛克羅約翰孟德斯鳩及他數公。皆謂自西印度礦產日闢。世之金銀驟多。多故賤。賤故其息率降微。此其說初若甚當。然乃大謬。休蒙大闢駁之。宜矣。若無待不佞贅言者。然有簡而易明之說。使數

公明此。不至墜雲霧矣。

案息亦以金銀爲之。此眼前理。不審洛克諸人之何以誤。宜其蒙後人排擊也。

美礦未開之前。貸百歲十。歐洲息率。大致如此。既開之後。則歲息降爲六分五分四分。至於三分者有之。今設銀值之降。與此比例。譬如歲息由十降五。其國以銀購貨。前得一者。今亦半之。此不必事勢之誠然。特以借喻。以見銀值之高下。與息率微鉅。絕不相關已耳。其國銀值。既以減半。則今之百不過前之五十。今之十鎊。不過抵前五鎊。如此則無論銀值因何而賤。其母之賤如是。而其子之賤亦如是也。大小固異。比例則同。故使息率同前。無論銀值之如何不同。則其母子相待之數。終無有異。而息率稍變。則母子相待者因之亦變。今之百鎊。僅抵前之五十。則今之五鎊。僅抵古之二鎊十先令。明矣。故息率之變。由十至五。而銀值之減。亦半於前。則今以百鎊得五鎊之息者。猶古以五十鎊行二鎊十先令之息也。如此則與百之得五。所謂名實末虧者也。

大抵國中之三品驟進。而物產如初。則三品必緣以減值。然其效不見於三品之賤。而見於百物之貴。名貴實則同也。其物之易錢雖多。而其馭功養人之量。必同乎昔。故其國之易中。雖若加多。而其國之

母財。未或增減。且其所當同而名數衆。則交易之事轉以贅重。未見其益。反不便矣。國中所以養生利之功之母財如故。物價工庸雖貴。而出以易物之所得。亦與舊均。二者以金銀之多寡言。故實同而名或進。至於贏利。以比例言。則名實舉不異前矣。贏利者。子錢之所從出也。贏率無變。故息率亦無變。反是則物產加多。而泉幣如故者。可以見矣。不僅三品之值進也。將亦有他效焉。母財之數。名同而實多。其名價無殊。而馭功致物之權則進。母財既多。工市自廣。故其庸雖或見少而實增。而贏率則日退。贏率既退。則息率必與俱微矣。統前後觀之。息率進退之情如此。夫豈如前數公之所論。礦產大出而息率遂微也哉。

有國焉。以貸財取息爲不義。則制爲律令以禁之。然而得人財而用者。其勢將有所生。則其分利於主人。亦物理人情之至正。是以其法雖立。而常不行。且事反所期。而息率爲之加大。蓋方其未立禁例也。通財取息之家。爲所當爲。無懷刑之慮。及其禁之。則爲犯憲而其身有刑。夫犯憲有刑。人情所至不願也。則欲資其財者。其利必加優。而後其財可得以資也。此以計學之理言之。則常息之外。加以保險者也。息未嘗加。所加者乃保險費耳。

有國焉。不禁貸財取息而禁過重之息。名過重之息爲剝利。犯剝利者有刑。此禁爲愈於前。然其所限之息率分數。宜大於市中通行最輕者。乃可行也。夫同爲稱貸。而息則此重彼輕者。其相任之情異耳。故償最信者息最輕。使律爲之限制。欲一切取最輕者。抑猶不及。則其敵與全禁取息。無以異也。貸者之所取。必準時酌勢。不肯劣於所應得者。而貸者於此之外。又必保險焉。法愈重。則其所謂保險之費愈多。又使一切用最輕之息率。則謹愿之民。將被其殃。愿者畏法。而力又不能出穩質。則其勢且折入於剝利之家。英國貸財。常息國債歲百三。私家相貸。有穩質者。率歲四分若四分五釐。使律定五分爲通行息。庶乎近之。

國家之制通行息率也。宜略過於市中之最輕者。而不宜遠過。假如今日吾英息率。議院定之爲歲八分或歲百十。則國中母財。將歸於輕銳喜功之人。蓋惟此曹而後舉重息而不恤也。謹審持重之人。計獲圖全而後舉債。必不與輕銳者競也。然而成事謹審持重者居什七八。而債事輕銳喜功者亦什七八。以制重息之故。輕銳者之舉貸易。持重者之舉貸難。則國財之不復者亦什七八矣。使制息略過最輕之率。則有財之家。將擇謹審持重者而貸之。輕銳者之事疑。故爲之者少。持重者之事信。故爲之者

多。則息輕重雖殊。究之所得亦正等耳。而國財少失多復。則民生之大利也。

案後人謂斯密氏此節爲贅言。蓋國家之所制息者。防剝利也。故爲之制輕。則有前者之事驗。至於制爲重率。無所效矣。夫有財者以之貸人。不以制息甚重之故也。所留意者。債之必復否耳。凡民之貸貸。以息重輕皆有其所以然之故。大抵成於時勢。而非民所能爲。爲國者所宜一任自然。乃無流弊。卽欲補救。亦當討本清源。而後有益。徒制末流。鮮不病也。中國雖禁盤剝。然其律若虛懸不用。英與法德美諸邦。輒近乃廢。夫亦知其無益爾。

國中行息有率。爲上者欲以法使之更輕。必不能也。往者法國當一千七百六十六年。息率最小者五分。而著令不得過四。一時莫有行者。有貸貸皆五分以上。而爲之多立名目。以與法相遁。又何益乎。國中地價高下。與稱貸之息率重輕相表裏。所以然者。人有餘財而求歲有所入。則踟躕審擇於二者之間。買田宅乎。抑舉以貸人取利息乎。田宅安而可恃。且有地者人情所重。故租入雖稍微。猶樂爲之。而地價漸以高。然使所差過鉅。財息甚優。而地租甚微。則人爭出貸。而地價漸降。大抵財息什一之時。地價常法十年十二年而復。使財息日薄。降至百四五者。地價亦進貴。三十年二十五年乃復也。英與法

相比。法之財息重於英。而英之地價大於法。英人售地之價。大率三十年復。法則二十年復。乃得售也。案世界降而愈通。則生業息利之事。其不齊者日寡。民所擇者。在各適其才地而已。外是無所擇也。然而業終以有地爲貴者。其故有二。一曰地日降貴。此或由智巧之進。所收日多。抑生齒之繁。曠者日寡。二曰有地之榮。同居一國之中。有地籍者。其聲氣權力。常大於無地籍者。然以地業變轉之遲而難。故逐利者或不喜。而究之前之二便。以敵後之一不便有餘。則地利常優於他業。爲子孫計。莫此長矣。

篇五

論役財治生之不同

凡財號母。皆以養生利之功。雖然。以其業之不同。故同此財。而其所鼓舞興發之人功大有異。而所生後利。所以增進地產之價值者。亦以不同。大抵母財爲用。分爲四塗。一曰登成生貨。取之自然。（此農之事。）二曰製造攻修。轉生爲熟。（此工之事。）三曰轉運百產。挹盈注虛。（此商之事。）四曰披整

售零。周給民用。（此賈之事。）一之用財治業。如耕田。如采升。如畋漁。是已。二之用財。則凡開廠設肆。以居百工者。是已。三之用財。凡以舟車漕輓大宗貨物者也。四之用財。坐列行市。沽售細瑣者也。今總而名之曰農工商賈四業。則天下母財之用。大率不外是已。

案此外尚有具資習業之事。應爲第五。後之計學家謂民巧爲國富之一。其始亦斥母積勞。而後能得其事。於斯密氏所列四端。又難定何屬。固應更列一門。國富攸關。殆不可略也。

農工商賈。雖分四業。而不可偏廢。亡其一則三者不能獨存。亂其一則三者不能獨治。對待相生。而後羣理遂焉。此可累指而明吾說者也。

使民不斥財以修農業。則地產不登。民食物材。舉以無有。則工商賈三業廢矣。又使民不斥財以修工業。則地產之待人力修治而後可用者。舉以不供。始於不供。終於不求。其生將絕。卽有不待人力而能生者。然其物以易則無價。而於一羣財力生事。靡所加也。又使民不斥財以治商業。則生熟二貨。棄地不遷。生成之家。自享有有限。而所謂懋遷有無之事。舉廢。而民不勸功矣。終之又使民不斥財以修賈業。則生熟二貨。合而不分。聚而不散。民之生事。非其無有。卽其過多。無有則害生。過多則糜財。富者已窘。

貧者益病。商無所爲通。工無所爲作。卽農之所出。其利亦微矣。故曰不可偏廢。而對待相生也。嘗觀俗論之於民業也。於農工商常恕。於賈常苛。雖然。無謂甚矣。試舉其一。屠肆者。肉之賈也。設一地無屠肆。將食肉者非得全畜不可。其不便爲何如。勞力小民。動須購待半年三月之糧食。則其人之所區以爲母財望贏利者。愈益寡矣。是故商民之所便。莫若日出財以取其時需者。日索其所需。則有資皆爲母財。其滯而無所生者寡矣。雖零購之物價高。而相抵之餘。猶有利也。古之言治者。以賈人逐利之近而易見也。則相與鄙惡其行。以爲汙處。厚征以困之。著之市籍以辱之。若惟慮民業賈之多也者。雖然。賈多於國何病乎。賈多自病。則有之矣。百家之邑。所資日用之物。固有限也。物有限。則其斥母也。不可以過。使業之者多。則其勢當出於競。競則購者之便。而賈者之不便也。故曰賈雖多。於羣無所損也。且一業之多也。當有所由多之故。方其趨少。法不能爲之多。及其降多。法亦不能爲之少。有見醉人之衆者。曰是由酒肆之多致之。不知以嗜酒者之多而後開肆者夥耳。

案謂賈多自病。意謂多則競。競則價廉也。願其事不盡然。同業人多。價轉以重者有之。故計學家謂競市可。共市而競不可。此說見前部矣。

農工商賈皆生財之民。被力於物而物值長。故其用母也。勢常可復。而且有贏利之進焉。農之贏利。出於所生。工之贏利。待於所成。商賈之贏利。取於所鬻。雖然是四業者。其用母同。其所鼓之民功多寡殊。而物產經夫四者之家。其所增之值亦異也。

故買者之母財。所以復商者之所費。而益之以贏利也。商得此而其業可以久。顧其所鼓之功。舍行衛坐列之衆。無他民焉。而其所益於物值者。亦即買者之贏也。故四業之中。賈之母財所食之功最少。而物值之所進最微。

泊夫商者之母財。則以復農與工者之所費。而益之以贏利。農工得此而其業以久。故有商而後生者之衆。得所養。而百產之值以優。其所鼓之功。不僅懋遷之衆也。既通有無。斯漕輓舟車用矣。故其所益於物值者。商贏而外。猶有轉運之庸焉。然則其進於賈業之所爲遠矣。

工之母財。有常住循環之異用。用於常住者。以善器也。則以復他工之所費。而益以贏矣。用於循環者。以飭材也。則以復農者之所費。而益以贏矣。顧循環之中。常必有其大分焉。以爲食功之餽廩。是故工成物。而物值之進也。常總此數者之費而疇之。其所增物值之多。其所鼓人功之衆。方之於商。又倍蓰

矣。

若夫用其母財。而所鼓之民功衆。所增之物值多。則莫若農業爾。其所鼓之功。不僅民之手足也。乃至禽獸之筋力。不僅人畜之爲用也。乃至天地風日雨露膏澤之自然。夫自然之功。收之者不必費也。及其成物。利與勞民手足之所致者無以異也。田事之大者。非生也。致也。非益也。導也。一隴之田。縱其自生。蓬蒿荆棘靡不有。今不此之生。而必嘉穀嘉實之殖者。則真農之事也。加犁擊坂之後。土之穰沃。未加乎前。而繼者之所生。必在此而不在彼。且種既播矣。穎既分矣。則終之者皆自然之天功也。民何力之有焉。取天功以副己力。故農之所復。常大過其所前費者。不若工商賈之僅復母財。而益之以贏利也。所謂過其前費者。則於租見之矣。故租者。所以酬地力也。力有厚薄之差。而租有高下之異。上者參其所收。下者亦四而一。凡此皆復農所前費。加贏率而尙有餘者也。其餘利之大如此。雖在工業。所未嘗有也。蓋工之利皆準人力爲多寡。而無自然之功。而農則天事處其大半。故母財之施於農業也。不特所鼓之民功多也。而所增之物值亦至廣。故農之利。非工商賈所得同。而以之進富乃最速。

案所謂工之利皆準人力爲比例。無自然之進若農者。斯密此語常爲後世之所駁。水確風帆。至於

一斗之煤。一筭之汽。苟非自然。誰之力耶。且人非得自然之助。勢且無從以有功。何則。人力必仰於食。是亦所謂自然之力也。其言固是。然斯密之意。特指其粗而易見者言之耳。非若後之格物家。推一切功力之原。而悉本之於日輪也。

母財有內外之異。農賈母財。大抵皆內。而其用之也。亦常聚而不散。一家具母。以贍一莊一肆之中。不外鶩也。至於商之母財。則不然。逐利而移。常無定所。其所注意者。買賤鬻貴而已。

工業用母。必在製作之地。固矣。然而製作之所。則無定也。不必在其物材之所自出。亦不必在成貨銷售之區。法之理安。非蠶桑之地也。其成貨行銷。尤多遠所。昔昔利蠶桑矣。而民所服絹帛。乃非其地所自織者。西班牙羊毛。大分入英。成罽而後復於其國。

國有餘產而商爲之通。其爲地著爲旅人。於吾國無以異也。假爲旅人。於國所損者。不過少一勤民。與其所歲進之贏利耳。至其所雇用之操舟將車與夫轉移執事之手指。爲內爲外。亦無以異。蓋商之職。在出其母財。以易地產。繼乃以是與他所之有餘者爲易。運致本地。以供吾民。其有以復產貨之所費。而益以贏利同。其有以使農功之久於其業。又同也。地著旅人。何必辨乎。

若夫工之母財。則以不出境爲國之利。其所鼓之人功。其所增之物值。皆有關於國殖。雖然。出境矣而利於其國者亦有之。波羅特近海地。多出麻帛。英國之工。致而治之。以轉售焉。其所用非產國之母財也。然不可謂於其國爲無利。使吾國之工不求則莫爲通。其利將廢。自英工受之。而有以復商之利。而後商爲之通。而有以復產者之利也。

案此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者耳。誠使繞波羅特諸國。民旣生麻帛矣。而又自治之使成布。以通天下。其利國不亦厚乎。中國生貨甚多。而工場皆在外國。民業不進。殆亦由此。各國相忌。立條約不許外人設製造所於是邦。一切機器之用。工作之巧。愈無由見而習之矣。

人有連阡接陌之地。而坐無財不能治墾者矣。惟國亦然。母財常少。封內之地。不能盡闢。水利不修。土壤瘠确。或地有所生矣。工業樞劣。不足成貨。有時地力人功。所出不少。自享之餘。末由連致遠方。以所多易所鮮。誠如是。則其國農工商三業病矣。不列顛境內地以少財。燕者尙衆。蘇格蘭南境之羊毛。無力自織。則開關走數千里。棘道荒塗。致約克沙而織之。英倫製造小部。皆以不能遠銷。致成貨劣少。旋踵寒滯。民之貧困。由於母財之隘者多矣。

案當斯密時。英國內景如是。此其與今日之英。真霄壤異矣。所云農工商三業之困。求之中國。幾於無地無之地之不闢。不必西北。雖吳楚財富之區。往往而是。二十餘口所出。大抵生貨。則工業幾於無有。不但衰也。彼有來舟。我無去筏。卽至絲茶大利。亦聽他國之奪其市。未嘗一考其由然。官不爲民謀。民不爲己謀。國日以庶。而養民理財之計。若一任天運之自然者。其貧且弱。非不幸也。竊謂補救之施。在農工難而在商易。國家於東西各國。旣遣使臣各居其國矣。及其閒暇。訪求其國所可銷售之華貨。數年之後。自置輪舟。運銷各國。母財誠少。不妨先爲其微者。俟其利可恃。而後徐擴充之。法他族之壟斷。開無窮之利源。不能不有望於後之人也。

使其國見有之母財。取以周農工商三業而不足。則莫若用之於農。蓋用之於農。其所鼓國內之民功最衆。而所增歲產之價值最多也。次農莫若工。至於商。則所鼓之人功。所增之物值。儉矣。

案此說理嘉圖不以爲然。說見其書之第二十六篇。

夫國之母財。欲以徧周三業而不給。則未爲富國。抑富矣而未充其量無疑。然使取不足之母財。而盡治三者。其於求富之道。未必當也。蓋國猶家然。其母財常有限也。故可以周其一而不可以及其餘。欲

家之財進者。在節其所進而積之。國之母財。則積衆積而爲之者也。故欲其國母財之進者。必使其民之各有餘。有餘視歲殖。而歲殲視通國所鼓之人功。所增之物值。

北美英屬。自開通以還。駸駸富盛者。實由專注農業而然。其工業至不足道。若夫田家械器。淺制粗材。成於婦孺之手者。固無論矣。通國所外輸。與夫沿海之運漕。皆英商爲之。甚至行店屯棧。如威占尼亞、馬理蘭各部。其主人亦居英國。夫農賈而用外母。此最希有者。而吾於北美見之。今假北美寓民。約禁他國熟貨。不令人口。而令國中取前治農業母財。移營工業。以贍其民。則此舉於富盛之機。爲助爲沮。正未易言。又設區其母財。以壟斷商業。商工之厚。農之薄也。則害富愈可見爾。

國之繁富無極。其母財周農工商三業而有餘者。史傳中殆不概見。嘗聞東亞支那隱賑闕實甲天下。他若古之埃及印度。皆稱繁盛。然皆以農工二業聞。不聞以商也。埃及民視海爲畏途。印度不喜浮海。殆與之埒。而支那之民。又從古未嘗以通商外國稱也。故其國物產。凡內銷所有餘。皆外國互市者爲之轉輸。取其所有。而復之以其所無。所復者又惟金銀二貨爲多。

故同一母財之用。其於國也。所鼓之人功有多寡。所增之物值有微鉅。無他。其用於農工商三業者不

同焉耳。且卽用於商業矣。而商業殊致。則富國之效。亦從而異。此又不可不論也。蓋商業爲異者三。國中貿易一也。境外貿易二也。國中與境外貿易三也。國中貿易者。受貨之地與售貨之地。均在商者之本國也。境外貿易者。受貨售貨之地。皆在外國也。國中與境外貿易者。受貨售貨。一在本國。一在外國也。其不同如此。

斥母財以事國中貿易者。其所易或耕牧漁礦之農貨。或制作之工貨。凡有一易。必復二家之母。而所復者皆居國中。以爲更始贍功之用。蓋供貨者之所收。雖至微。必如其母。前也。斥母食功以出貨矣。後也。售貨受價。更以食功。而其業以久。此常道也。譬如一商具本。收農工之貨於額丁白拉。致之倫敦。易彼所之貨。以反於額。如是而額與倫二家之母皆復。而不出英倫之境。

國中與境外爲易。所復者亦二家之母財。而其一在境外。其一在國中。其復母所贍之民功亦然。此如致英貨於波陀噶爾。易波貨以返英。其所復之本。英一而已。其他則波有也。故中外懋遷之事。就令母財之復。與國中貿易之遲速正同。其業之有益於本國之民功者。僅能半之。

案此說理嘉圖亦持異同。不盡合也。

况乎其復也。常不若國中爲易之速耶。國中貿易之償價也。大抵不逾歲。而歲中三四度償者有之。至於中外互易。速者必期歲盡。甚者度二三歲。然則同一母財。爲國中之易者。已十二次。而爲中外互易者。止於一次。并前事而言。則母財數同。爲國中之易者。其獎進本國勞民之效。二十四倍於爲中外互易者矣。

國中與境外貿易。有徑有紆。紆者奈何。其取境外之貨也。不以國中之所產。而以他國所產與之轉易也。雖然。其事必其本國之所有。夫戰勝攻取之所得者。無論已。舍此則外國之貨。未有不本之國中之民力物產。而可以徒得者也。故自本國觀之。中外貿易之事。其效紆與徑同。所異者。紆之終利愈益遠耳。蓋其轉折繁矣。今使運英之熟貨。以易威占尼亞之菸葉。復運威占尼亞之菸葉。以易力嘉之麻稟。是商欲更用其母以舉他事者。其必俟前二易之各復其利。明矣。又謂易威之菸葉者。非英熟貨而爲雅墨嘉之糖與蔗酒。則前二易者。今乃三易。商之收利。不愈遙乎。又使其事不出於一商。二商三商分而業之。以轉相授受。如是彼各商之收利。徑於前矣。而終利之歸。賒如故也。故貿易從其紆道。其中所用之母財。出於一商可也。出於數商可也。其收利自商視之則異。自國視之則同。如前之二事。其動母

必三倍於徑者。究其中皆以英之熟貨。易俄之麻。奈耳。自所鼓之國中。人功而言之。徑與紆之貿易。用本同。而利國紆不若徑也。

中外貿易。紆徑二塗不同之效如此。苟其從紆。則不論轉相易者之爲何貨。卽如巴西之金。祕魯之銀。原其得之。亦猶威之菸葉。必以國中之地產。或國中地產之所轉易者易之。外是則彼二土之金銀。未由至。故自效見本國者言之。苟二礦不出於國中。出金銀以易人貨者。皆紆道之一端。其所鼓之功。所復之母。皆不如徑以爲易者之大且速也。雖然。用金銀而便利者亦有之。蓋其物易挾而本值多。其不受震盪磨礱之傷。甲於百貨。占位少而運費微。不蝕不竄而保險易。故以之爲易最便。而於國之所費最廉。或曰常出金銀以與他國易貨者。其弊爲漏卮。國將漸貧。此則部丁所詳論而明辨者也。惟境外貿易所斥之母財。於本國人功爲無所鼓。其每番爲易。必復二本。與前者同。顛所復者皆在境外。本國所得。獨本商之贏利耳。譬如德意志。日耳曼未合之先。英人稱荷蘭民爲德種。與今之德人異。一商斥其積畜爲母。以運穀於波蘭。致之波陀噶爾。其回船則運波陀噶爾之果酒。以致於波蘭。此其所復之二母。於荷蘭皆無與。荷蘭得者。獨其贏利。其國歲殖。所增僅此。然使所用之海舶水手皆德

產。則母財中所用以造舟雇傭者。亦荷之所收也。大抵爲境外交易者。皆操此術。用本國之船人。轉他國之貨物。故俗呼操此業者爲捐商。以其具人船爲他捐物。若轉移執事者也。顧亦有不盡然者。卽如前事。母出德人。而用英之海船水手。蔑不可也。英本島國。其四封之固。守險之資。視船舶與走海之民之多寡爲疏密。故捐商之業。於英尤宜。然欲船舶水手之多。不必待境外之捐業也。爲本國沿海轉運者。亦能得之。蓋母本旣同。則人舟多寡。不以境外國中爲異。異者視運貨之精粗。與步口之遠近。而其視運貨精粗者尤多。此如紐喀所興倫敦煤運。所用人舟至多。二地相距非遙。而其人舟之數則過諸捐業者。可以見矣。故以法勸民。使斥母以強事捐業者。其所益之船舶水手。不必多也。

由斯而談。是三塗之商業。自其鼓本國人功之多寡。增本國物值之微鉅言之。將境外之貿易。不如中外之貿易。中外之貿易。不若國中之自爲貿易。明矣。其所用之母財同。而效之及國者異。夫國期於強。強必由富。富者必由一國歲殖之加多。歲殖者。賦稅之所從出也。計學之所講求。凡爲富強而已。今三塗之損益。旣講而明之如此。則有國者不可設爲政法。使境外貿易。加乎中外貿易之上。尤不可使二者貿易。加乎國中貿易之上也。利之所在。民將自趨。立法以禁其爲此開其爲彼者。什八九不必利也。

夫苟一任其自趨。而不加以以束縛與馳驟。則三塗之商。當乎其宜。皆爲大利。且有時民之舍此塗而適彼者。誠亦有其不容已者焉。蓋土有所最宜。民有所偏習。國中不售而不得者。往往有之。夫供之而過。至於不售。非有易者。其生將廢。廢則歲殖微矣。今如英之物產。若穀麥。若氈罽。若鐵功。三者皆過求之供也。故必出之境外以爲易。而後所欲得者至也。又必有爲之通者。而後兩得其平。而產者不致虧折也。是故所居近海。瀕於可漕之河者。皆利治生。無他。亦使於轉有餘。易不足耳。

且中外易矣。而有時民之舍徑而爲紆。亦出於不容已也。國有過求之供。則出之以易外貨。而外貨至者。又過本國之所求也。則不得不更出而易之。以致其所欲得者。此中外貿易之所以有紆道也。今如用英產所易威占尼亞、馬理蘭二地之菸葉。歲蓋九萬六千歲首。而英之所能鎖者。僅一萬四千歲首焉。使所浮之八萬二千歲首者。不可轉而他易。則一溢之餘。其業立仆。而前之英產。所以與此八萬二千爲易者。亦必相隨而俱去。其於歲殖民功。非大損耶。故有時此紆者之所爲。其不容已與徑者之所爲等。有之而民功興。無之而民功廢。

誠使國中積蓄甚饒。而斥爲治生母財者。又不足以盡之。夫如是。其溢爲境外貿易之母財。以豐佐

他國之民功物產者。固其所矣。是故國有捐商者。民財充斥之徵驗也。而非民財充斥之所由然。彼秉國成者。常欲以術馭民。使操是業。則所謂以果爲囚者矣。今之荷蘭。以幅員戶口比例爲言。其民力豐饒。過諸國遠。是以爲捐商者多德人。次荷蘭而言富則英倫也。故其民亦多治捐業者。雖然。彼之所爲。質而言之。則中外貿易而紆者耳。非真捐業也。運東西印度與夫美利堅之物產。而致之歐洲之市矣。然其始易也。常以英產爲權輿。其終事也。常以英市所銷爲歸宿。故曰非捐業也。若夫用英之人船。以往來以地中海之諸步。與夫天竺東西沿海諸捐商。則吾英之真爲捐業者矣。

案母財充斥。用之國中不盡。此所謂過富者也。過富則將爲境外商業。斯密所指誠有然者。今日中國沿海沿江諸步輪船公司。皆西人而治捐業者也。雖然。謂過富而治捐業可。謂治捐業卽其過富者不可也。十餘年前。歐洲捐商多瑞典人。瑞典非富國也。大抵生業之道。民各擇其所最宜者爲之。不可以一概量也。斯密所云。亦指大凡而已。

三塗商業之廣狹。何所限乎。國中之貿易。其母財所用之微鉅。視國中諸部物產有餘可通之多寡。中外之貿易。視通國物產有餘可以出國之多寡。境外之貿易。視列國物產有餘可通之多寡。此其大較

也。故境外貿易。方之前二塗爲無限。而其中可用母財之數亦無限。人有蓋藏。可斥爲母將爲農乎。爲工乎。抑爲商賈乎。大抵各計身家私利而從之耳。至於所居之國。緣彼擇業之殊。其所鼓之人功有多寡。所增長之物殖有微鉅。則未嘗煩其神慮者也。使其國農利誠最優。執耜荷耒之功。一朝可以覲大富。則國人之用本。與通國之公利。將不期合而自合。民各騖私。而國亦不期而進富。而無如吾歐今世。畎畝之利。不較他業爲優。雖近者持論之家。奮舌揚衡。極言濬墾之得利。此富而擇業者所鑿聞也。然粗觀事跡。已足證其說之誣矣。每見壯年涉世。操至微之積畜。甚或赤手無藉。以肩撞肘。拒於買賤賣貴。工賈商業之間。朝爲無賴。暮號素封者。蓋比比也。而百年以來。所謂勤本業以致富者。寂寂無聞焉。又何說耶。且此又非地已盡耕。耕已盡善之故也。歐洲大國之提封。曠而蕪者。行一日之程。可以數遶。而馴而播者。又不必皆盡地力也。撫略而計之。將見土壤之上。尙可以受無限之母財。而使民與國交相利。然而終莫之利者。則逐末之優。必有激而使爾者矣。故歐洲政俗。前何所施。而使民於邑業大便。且寧挾衆多之財。以從事於亞美之商業。至於畎澮耕耘之事。雖在井里之近。有室家之娛。莫勸爲之。此則不佞於是書餘部所勉思而竊議者也。

案羅哲斯云。斯密之言。固亦稍過。至此中所以然之故。粗可得言。蓋農業恆有畛畔。不若工業之易擴充也。一廠既立之後。使求者日多。其爲廣供至易。農則勢有不能。故工之加母。多多益辦。農業則視地之界。募力澤以爲功。不可過也。且工之爲利。視求作供。皆歸己有。而農則有田主之征。而常得其大分。至於田主。則以土地治闢之故。由貧窶而爲素封者。亦比比矣。

又案此篇分斥母治生之事。爲農工商賈矣。繼又分商之事爲三塗。有內易。有外易。有內外易。其大指似首農業。而以外易之商爲最下。後人則謂斯密既云農工商賈四者不可偏廢。則七者之事。皆民生所必資。不應有高下之別也。苟謂事雖不可偏廢。而富國之效則殊。殊者奈何。以其所鼓本國之人功有多寡。所增本國物產之價有微鉅。是亦不必盡爾。斯密索證。獨舉北美英屬。以爲用母於農致富奇速之徵。願獨不見同時之波蘭、俄羅斯、西班牙、波陀噶爾諸邦。舍農而外。幾無餘業。而皆不富。且進治極遲。又何說耶。大抵斯密品第民業。多偏於農。往往有時而過。而後人遂指其言爲失。則又不可耳。蓋地爲百產之宗。使耕牧樹畜者。斥母治業而不得贏。則宇內之財。只有此數。行且日微而盡。其他工商之業。烏得立乎。此易見者也。

